

第二章 —— 巴别塔

Morpheus: 矩阵 (The Matrix) 是……被拉到你眼前的世界，用来让你看不见真相。

Neo: 什么真相？

Morpheus: 那就是，你是一个奴隶，尼奥。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你生来就被束缚，生来就在一座你无法闻到、尝到或触摸到的监狱里。那是一座为你的心灵而设的监狱。(The Matrix¹⁹)，角色醒来之前的片段

(1) “巴别塔” (Tower of Babel) ²⁰ 是《圣经》中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由于语言的分裂，人们之间产生了心理上的混乱。因此，在本章中，我的目标是澄清一些概念，以消除语言中的不清晰之处。

(2) 为了使阅读更为清晰，本章被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通过欺骗感官来隐藏现实；第二——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影响，以及支配主义者对良好概念的攻击；第三——支配之体 (The Body of Domination)；第四——知识控制的手段 (The Means of Knowledge Control)。

第一点：欺骗感官以隐藏现实

(3) 巴别塔欺骗人们的感官，以隐藏现实。它象征着我们所生活的体系——也就是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如今，人们常常把电影《黑客帝国》 (The Matrix) 作为这一思想的隐喻。在这部电影中，还提到了《拟像与仿真》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作者是让·鲍德里亚。这使我们理解到，我们的体系会创造一种心理现实，以掩盖并改变物质现实。

(4) 在这种情况下，“拟像” (simulacrum) 就像是一个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建立的模型，但其目的在于改变现实。这就好比在《爱丽丝梦游仙境》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中，如果角色并不是掉进兔子洞，而是从兔子洞里走出来。此后，“仙境”存在于她的心中——尽管它并不真实——却改变了她的生活方式，并因此影响了她所处的物质现实。

(5) 这部电影还与 Plato 的“Allegory of the Cave”有关。在这个寓言中，现实是以间接的方式呈现给人们的，从而让他们相信某种虚假的事物。在洞穴之中，囚徒们看到影子、听到声音，于是认为自己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参与自己所认为正在看到的真实事件——但这种虚假的现实却像真实的一样进入了他们的记忆。

(6) 《黑客帝国》讲述的是一种幻象：人类生活在一种类似植物人的恍惚状态中，梦见自己拥有活跃的生活——但实际上，这只是机器所创造的一种精神构造。人类在他们被孕育的培养

¹⁹ 导演与编剧：拉娜·沃卓斯基、莉莉·沃卓斯基；制片：乔尔·西尔弗；发行：华纳兄弟。美国，1999年。资料来源：维基百科。参见：(<https://pt.wikipedia.org/wiki/Matrix。>)

²⁰ 圣经，创世记11:5、9——“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同属一个民族，说同一种语言；这只是他们所做之事的开始，此后他们所要做的，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了。来吧，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话。’于是，耶和华把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城。因此，那城名叫巴别，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全地人的语言，并从那里把他们分散到全地上。”

舱中成长，从未真正出生。基于这种“恍惚”的概念，人们很容易认为这部电影是在揭示并批判一种集体催眠。毕竟，催眠本身也是一种精神构造——几乎就像在幻觉中看到现实的影像。

(7) 然而，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这部电影，就会发现其中所描述的“矩阵”其实比它外部的现实更好。但在我们的社会体系中，情况并非如此：人们之所以没有意识到它的糟糕，是因为他们从未走出过这个体系。然而，这个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匮乏的体系，而不是一个富足的体系。

(8) 电影 The Matrix 实际上颠倒了“什么是真实”的概念，以此说服人们屈从于一种催眠状态。它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做到这一点——通过“美”和“丑”的对比，因为我们所感到美的事物往往会被我们视为自身身份的一部分。在电影中，自由的世界被描绘得丑陋不堪——衣衫破旧、头发凌乱——而被奴役的世界却被呈现为美丽而整洁。

(9) 丑陋是一种促使人远离的暗示，而美丽则是一种吸引人靠近的暗示。因此，这里同时传递着两种相互矛盾的信息。通过对白传达的意识层面的信息暗示人们离开矩阵，而通过激动人心的画面与音乐传达的无意识信息却暗示人们进入其中。

(10) 矩阵就像是我們共同生活在其中的一种巨大谎言——一种由虚荣心支撑的谎言。在电影中，正因为这种谎言，人们只与机器互动，而彼此之间却不再真正交流。而在现实生活中也同样如此——人们活着，是为了服务于整个体系。

(11) 巴别塔 (Tower of Babel) 在现实中就像矩阵一样，因为我们的语言为我们塑造了对世界的理解。当人们对词语缺乏清晰的理解时，他们既无法彼此理解，甚至连理解自己也变得困难——这使他们在精神上变得盲目。

(12) 在《圣经》的故事中，上帝分开了人类的语言，以阻止人类到达天堂。天堂象征着我们最高的精神与心灵状态——一种充满安宁与幸福的境界。当我们以更广阔的视角亲近上帝时，就会接近这种状态。因此，说上帝会阻止我们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合理，因为在生命中不断向这一境界成长，本身就是我们的目标。

(13) 但构建我们现实体系的人却希望如此。他们希望让其他人远离“天堂”，以便自己能够像神一样存在。巴别塔中的语言混乱正是精神“天堂”的反面——它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地狱”，一种充满混乱与痛苦的状态。

(14) 巴别塔或许只能在一种精神意义上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灵魂可能曾试图到达更高的精神层次，但随后被放逐到地球。毕竟，人类在世界各地形成不同语言本身是一种自然现象。因此，这个故事也许是一种古老版本的控制体系，类似于矩阵——因为这两个故事都谈到了人类之间缺乏真正的连接。而正是这种缺乏连接，使人类陷入奴役之中。人类是一种心理性的存在——这既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弱点。

(15) 我们的大脑就像第六种感官，它协调其他感官的运作；在其他动物身上也是如此，它以一种机械而本能的方式工作，以维持生命。但我们的心灵却像第七种感官——它能够在超越物理感官的层面上去看、去听、去表达、去感受。这正是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重要区别。

(16) 我们能够在意识层面观察事物，同时也接收来自无意识层面的细节信息。提升这种解读现实的能力，我们称之为超意识阅读。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心理上被蒙蔽，那么我们所有的物质感官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失灵

(17) 在超意识阅读中，无意识就像一个可以被调用的档案库，我们可以从中选择信息来扩展自己的理解。小说人物 Sherlock Holmes 正体现了这种阅读方式：他能够通过环境中的细微线索，推断出自己并未亲眼目睹的事件。我们的心灵也是以类似的方式运作——不断捕捉细节。

(18) 这种阅读现实的能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能的，只要他们愿意发展自己的心灵。然而，整个体系却让人们相信自己不具备这种能力——因为一旦缺乏它，我们就会变得更加脆弱。因此，很多时候，人们甚至无法看见那些显而易见的事物。

(19) 任何能够揭示真相、并让我们获得更深理解的事物，都会被支配主义者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加以打击。艺术正是如此——尤其是文学，因为它运用无意识的象征，可以突破意识形态控制所造成的心理阻碍。因此，那些歌词富有意义的歌曲往往会以一种虚伪的方式受到打压。

(20) 然而，通过艺术表现出来的无意识阅读往往是含混而不清的，而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以直接的方式听到并表达真理。实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消除人们心中的混乱。

(21) 减少心理紧张并接触无意识的最中性的方式，是梦境——但梦本身也充满混乱。我在这里更想强调的是一种对现实保持清醒的心灵状态。尽管如此，人仍然需要睡眠与做梦，因为梦中缺乏控制与意识，这种状态反而有助于清理我们的心灵。若没有这一过程，我们的心理就会逐渐崩溃。

(22) 同时，虽然缺乏紧张感能够增强我们解读现实的能力，但这种状态既可能来自清白的良心，也可能来自麻木的心灵。一个看不到自己的罪、或对自己的罪毫无悔意的人，往往拥有一颗麻木的心。而这种状态常常被利用来制造一种服务于巴别塔 (Tower of Babel) 的心理盲目。因此，感到悔意——产生悔悟——是健康的，也是我们改变自身所必需的。

(23) 然而，过度的悔恨同样是一种被巴别塔利用的限制性信念，它会制造心理上的混乱。如果一个人怀有过多的悔恨，就仿佛是在要求自己达到绝对的完美——把自己与上帝相比。每个人都会犯错，而当我们承认自己的错误时，也是在承认自己的人性。在小的责任中犯的小错误，其实是一种训练，使我们在重大责任面前不会犯下更大的错误。

(24) 悔恨是一种自我谴责，它会导致一种罪疚情结——一种普遍化的内疚感。这会削弱我们的个人信念，而正是这种信念给予我们克服邪恶的动力。巴别塔通过要求完美主义来鼓励这种状态，使人们因为任何错误而感到内疚。这样一来，社会便会在道德上谴责个人，即使那些错误并非由他们真正负责。这种情况会破坏心理的安宁，而这正是它阻碍超意识阅读的原因。

(25) 因此，我们必须摆脱悔恨，而最好的方式就是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实现这一点最大的障碍在于，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即使只是对某个人或某件事产生愤怒，也是一种罪。²¹这会在心理中形成一种不易察觉的积累。因此，只有当我们从自身中消除愤怒时，才可以被认为是真正进化的人。上帝允许事件发生，而祂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父——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

²¹ 圣经，约翰一书1:8,9——“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脱离一切不义。”

(26) 正如读者所见，我并没有轻视罪。我们甚至在思想中也会犯罪。事实上，更准确地说，我们**只是在思想中犯罪**——行为只是思想的结果。单单是恶念，就足以造成伤害。然而，并非每一个不好的想法都是罪，即使它让我们感到痛苦，因为它并不总是出自恶意或冷漠。为了让自己摆脱不良思想——这本身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需要像从外部观察一样审视这些思想，并对其加以控制**。这种修正是必要的，因为**坏的思想会产生坏的情绪，而坏的情绪最终会导致坏的行为**。

(27) **存在的本质是完整的；而罪的本质则是片面的。罪会破坏我们的完整性**。如果我们让它停留在心中并持续存在，它就会使我们变得片面，因为它会腐蚀我们。如果我们相信自己就是自己的罪，我们就会认为自己的价值变得更低。如果在罪尚且微小时就将那一部分去除——**通过避免不良思想——那就更好**。因此，**理想的状态是始终保持一种精神上的洁净，以防止邪恶在内心成长**。

(28) **当我们无法弥补自己的罪时，至少应该通过忏悔来释放内心的悔意，从而使自己摆脱这种情绪所带来的精神痛苦**。

(29)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寻求一位专业人士的帮助——无论是宗教人士还是非宗教人士。否则，一个人很可能会把自己的心理负担转移到他人身上。从事这一领域工作的人至少知道自己需要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心理混乱与性问题有关，**那么与同性别的人交谈可能会更合适**。否则，与异性交谈所带来的不适，可能会使当事人感到更加困惑。

(30) **如果我们真正悔改，并努力改正自己，一次真诚的忏悔就足以结束悔恨**。如果我们不必要地执着于这种情绪，它就会变成一种负担，把我们束缚在过去，使我们无法变得更好。毕竟，我们并不是例外——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都在不断改善自己的处境。但我们都会犯错，而且我们都会犯错。因此，**我们不应该谴责任何人——既不要谴责自己，也不要谴责他人**。

(31) **如果我们谴责别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就像《圣经》中不怜悯人的仆人比喻**（Parable of the Unforgiving Servant）²²。所描述的那样。在这个比喻中，一个欠国王债务的仆人得到了赦免。但当他离开国王后，却去逼迫一个欠他债的同伴。他的同伴们对此十分愤慨，于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国王。国王随后把他召回，要求他偿还所有债务，并像他对待同伴那样惩罚他。

(32) **上帝就像那位国王，而我们的心灵并不会采用双重标准**。如果我们的心灵谴责别人，它也会谴责我们自己。因此，我们无法逃避谴责他人的后果。我们会因此受到惩罚——无论是来自外在的上帝，还是来自内在的上帝——**因为在实际结果上，它们是一样的**。上帝在我们之中，并从我们的内心治理着我们。

²² 圣经，马太福音18:21-35

(33) 我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想用自己的信念去压迫任何人。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这些内容，因为我们的灵魂是由爱所驱动的——而如果没有爱，灵魂就会退化，并破坏现实的一切。

(34) 由于我有时难以控制自己，不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我曾多次公开忏悔。这在很多方面帮助了我，因为我得到了周围人的反馈和监督。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够纠正许多错误，并摆脱大量的悔恨。但这对那些人来说也并不好，因为我的心理状态被转移给了他们——而这种情况同样并不理想。

(35) 如果我们始终保持真诚，并过一种较为公开的生活——因此在混乱的行为上会受到更多限制——我们就更有可能在没有严重心理事故的情况下成长，也不会把精神上的混乱传递给他人。但我们仍然需要避免用自己的疑惑打扰周围的人，不要把脑海中想到的一切都说出来——因为并非每一个想法都是真实的

(36) 这个体系会鼓励负面的情绪，因为它希望我们变得顺从。当一个人产生罪疚情结——导致缺乏自信并产生许多消极思想时——他往往只有在服从时才会感到暂时的解脱。换句话说，他为了不再犯错而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样一来，人不仅更容易被控制，还会逐渐失去表达自己的能力。而即使他们表达自己，也往往带着不安与犹豫。

(37) 然而，我们始终需要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人类表达自身、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个人意愿行动的能力。如果我们不去运用它，就仿佛不再真正成为自己。正如 Augustine of Hippo²³ 所提醒我们的，没有自由意志就不存在罪。但声称自己没有自由意志也不能使我们免于责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它，即使我们没有使用它。

(38) 巴别塔（Tower of Babel）对个人表达的阻碍，同时影响说与听，也影响意识与无意识。当这种阻碍首先针对无意识时，它就会影响我们的倾听能力——也就是感知能力，这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视觉。我们的心灵所捕捉到的一些细微事物，往往是意识层面的眼睛所看不到的。如果我们希望充分利用大脑的能力，就必须扩展自己的理解，因为大脑能够看到整体的图景。

(39) 目前，敌人——也就是支配主义者——比我们更懂得如何利用我们的心灵，通过激发我们的负面情绪来为他们服务。更糟的是，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种事情正在发生，因为他们看不见它。然而，通过化学刺激进入无意识其实并不困难。人类往往认为，自己心中的一切都必须对自我（也就是意识部分）是可见的，因此忽视了大脑的其他部分。但我们的无意识比自我更广阔，无法被它所容纳。此外，无意识只有在不受意识控制时，才能最好地发挥作用。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更深层的思考方式来利用它，但如果把它限制住，它就会失去自身的意义。意识与无意识需要彼此合作——一个负责捕捉信息，另一个负责解释信息——从而选择真正必要的内容，并舍弃那些造成阻碍的部分。

²³ 奥古斯丁·奥勒留·希波的奥古斯丁（354—430年）——普遍被称为圣奥古斯丁——是基督教早期几个世纪中最重要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对基督教的发展以及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曾任罗马帝国阿非利加行省城市希波的主教。来源：维基百科。参见：
pt.wikipedia.org/wiki/Agostinho_de_Hipona。

(40) 巴别塔 (Tower of Babel) 通过使理解变得表面化来运作。它通过激起烦躁与不耐，阻碍我们心理阶段的进展。而深化这些心理阶段，正是使我们能够通过超意识阅读来扩展心灵的关键。同时，我们越成熟，理解也就越深刻、越完善，因此这种阅读能力也会随之提升。这正是为什么巴别塔同样试图干扰我们的成熟过程。

(41) 此外，这种能力还要求我们避免说谎，因为谎言就像是心灵发展道路上的死胡同。真理是向前推进的——真理本身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步骤。而谎言则是否定这种逻辑，因此它并不是通向进步的一步。简而言之，要达到这种发展，我们必须活在真理之中、说出真理，并保持清明的良心。

(42) 信仰是一种心理上的成熟。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一般来说至少是在忽视自己智力中一大部分——而那一部分对他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例如，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往往会认为自己能够控制一切，这会阻碍他获得更深层的理解——那种把事实看作逻辑与宇宙法则的一部分的理解。

(43) 例如，阿尔贝托·桑托斯·杜蒙特 (Alberto Santos-Dumont)²⁴，当他看到自己的发明被用于战争和杀戮时，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曾拥有足够的个人信念，使自己成为一位伟大的发明家，但另一方面，他在心理上却崩溃了。很可能，他因为没有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而产生了罪疚情结，仿佛自己对战争中的死亡负有部分责任。然而，他所缺乏的是对至高真理的信仰——因为即使是一根针也可以被用来杀人。此外，我们所有的发明，迟早都会属于整个人类。

(44) 我们的信仰越强，就越能够从自己的心灵中获益。因为上帝——即使对那些把祂理解为一种高度进化的心灵状态的人来说——也是赋予我们力量的存在。如果有必要，甚至未来也可能向我们显现，因为在更高的维度中，时间是相对的。

(45) 关于通过无意识阅读预测未来的一个可能例子——虽然当时并没有被认真对待——发生在我母亲身上。她曾告诉我一个梦，在梦里她看到自己遭遇了一场车祸。第二天，这场事故竟然完全按照她梦中所见的方式发生了。她模糊地记得，在做这个梦的前一天，她曾在同一家银行见过那位年轻人——后来正是他引发了那场事故。

²⁴ 巴西人阿尔贝托·桑托斯·杜蒙特 (1873—1932) 与飞机发明之争——折纸飞机一直不断被人发明出来。我们并不总是知道这些小发明最早是谁想出来的。例如，莱昂纳多·达·芬奇 (1452—1519) 的设计就常常被人模仿，用于飞行器的构想。卡尔·威廉·奥托·李林塔尔 (1848—1896) 是最早使用大型滑翔风筝进行滑翔的人之一，他创造了滑翔翼的原型。莱特兄弟 (威尔伯 1867—1912，奥维尔 1871—1948) 在发明多种飞机类型时，其实是在尝试实现桑托斯·杜蒙特已经做到的事情。然而，他们并没有成功。桑托斯·杜蒙特应当被视为飞机的发明者，因为他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成果：他创造了一种足够可靠、能够真正作为交通工具使用的飞行机器。他是第一个成功发现并制造出一种能够自行起飞的装置的人，而不是依靠弹射发射或完全依赖大气条件。他的第一架公开飞行的飞机是14-Bis，于1906年10月23日完成飞行。在14-Bis之前的各种发明都不够可靠。飞艇——他也曾对这种飞行器的发展作出贡献——在1937年的兴登堡号灾难之后几乎被放弃，那次事故造成36人死亡。而在这些飞艇之前的飞行器则更加受限。桑托斯·杜蒙特没有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以便让这一技术能够尽可能自由地发展。

(46) 她当时是一名地方法官，并拥有一处乡村地产，周末常去那里。那名年轻人因为吸毒而被怀疑从事毒品交易。在她的梦里，事故发生在一段道路上，那是一段弯度较大的弯道，但驾驶员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清楚地看到对向来车。

(47) 当她到达那个地点时，她看见那名年轻人的车正朝她高速驶来——就像梦中一样——但她并不相信事情真的会发生。于是她开始减速，直到她的车爬上路边的土坡并停了下来。这样减少了撞击的强度，但事故仍然发生了。即便如此，她依然保持冷静——帮助了所有相关人员，联系了法医部门，然后去医院重新植入被撞掉的牙齿，就好像这只是她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个梦仍然起到了某种作用。

(48) 如果按照无意识阅读的解释，也许她察觉到了那名年轻人急于吸毒的焦躁状态，并在无意识中推断出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毕竟，他们的住所彼此很近，他们也经常在那条路附近开车相遇。但作为一名法官，她不会允许自己这样去判断——即使这种判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她不愿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他是瘾君子。因此，在心理上，她对这些细节保持了一种无意识的盲点。

(49) 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那些梦见飞机失事或其他航空灾难的人身上——有些人因此取消了行程并最终幸存下来。人们更容易相信这样的梦，因为乘坐飞机并不像日常交通那样常见。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他们的无意识捕捉到了一些信号——例如空气中雨的气味、某种频率的变化，或者心理空间（psychosphere）²⁵ 中振动节奏的改变。蝙蝠会发出声波，这些声波撞到物体后反射回来并发生变化，从而让它们知道周围有什么。同样地，人类也会对各种振动作出反应。

(50) 对于那些相信灵体的人来说，这些现象会被理解为一种来自灵界的警示——而我也相信这一点。不过，即使是灵体，也需要更高层次的心智能力，才能够预见未来。而如果这种通灵的情形并不十分清晰，我们仍然需要进行超意识阅读，才能理解这种警示背后的逻辑，并相信所展示的事情确实可能发生。

(51) 那些我们发誓从未见过或听过的事情，往往早已被我们的无意识完美地记录下来。剩下的，只是当我们需要时把它们带入意识之中。无意识阅读我们的生活，就像在阅读一本书，因此它能够预见结果。它理解构成现实生活故事的规则，就像一个懂得创作小说规则的人一样。有些情境会带来一种直觉上的确定感，就像当我们感觉自己失去平衡时，便知道自己即将跌倒。

(52) 诗人就像是来自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信息天线，因为他们与语言的声音打交道。而声音会唤起与语言起源和创造相关的意义。一个词语在无意识中的遗产是极其广阔的，其中存在一整套隐藏的力量，推动它走向真理。

(53) 然而，大多数人的信仰较弱，对现实的感知也较为有限。因此，压迫者常常会杀害那些揭示真理的人，尤其是当这些真理违背他们的利益时——因为在人类世界中

²⁵ 心理圈（Psychosphere）——在此语境中，指一种心理层面的氛围，即覆盖在地球周围的一层电磁能量场。这一能量场源自每个人各自的电磁场，被称为个人心理圈。它会对所有人产生影响，并形成一种潜意识层面的交流方式。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交流通常通过感觉和情绪表现出来。例如，人们有时会说感觉自己感觉某个环境“很轻松”或“很沉重”，这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

·真理会使压迫无法存在，而压迫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圣经》中记载的先知被杀害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54) 就像先知们所遭遇的那样，在巴西军事政变（Brazilian military coup of 1964）期间，许多音乐家和诗人也曾受到死亡威胁，以迫使他们保持沉默。但大多数人最终并没有被杀，因为这种可能性为公众所知。然而，数量难以估计的知识分子却被杀害了——因为他们在大众中并不那么知名。

(55) 巴别塔（Tower of Babel）反对我们的良好语言，因为语言同样具有疗愈的力量。而由支配主义者主导的体系，希望我们在心理上处于病态状态，以阻止我们行动。因此，这个体系会在公共话语中植入错误的词语来误导我们，同时也通过其他声音渠道传递负面的信息。巴别塔在各个层面攻击人类的沟通：外部辐射、身体内部的沟通，以及心灵的深化过程。简而言之，它运用许多手段来困住人们，使他们无法发展。

(56) 例如，与声音相关的事实很少被分享或讨论。然而，在这个领域中却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信息宇宙。语言交流只是声音交流的一部分。而当谈到声音时，我们很难确定它的界限——尤其是当我们想到万物皆有频率这一事实时。这说明声音本身也只是振动交流的一部分。

(57) 在交流中，频率既可以指像声音这样的物质波——它需要物质介质才能传播——也可以指电磁波，这种频率能够自我维持，不需要传播介质。电磁波脱离产生它的电源之后，仍然依靠自身的电与磁维持存在，而不受所处介质的限制。我们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电磁波，就像无线电信号一样。这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广阔的领域，让我们去探索人类能力究竟有多大——以及这个体系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

(58) 有些声音是我们的耳朵无法听到的，但我们的耳朵却能够感知到——例如超声波（Ultrasound）²⁶和次声波（Infrasound）。²⁷这些甚至可以被用作武器²⁸。然而，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这些现象，因此也无法识别它们。要能够感知事物并理解自己，我们需要名称和概念。人类本质上是概念性的存在。

(59) 人类更高层面的面貌，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革命——而这种革命需要真理才能显现。但如果在巴别塔的体系中，我们生活在由隐瞒与谎言编织而成的网络之中，又如何能够获得真理呢？我们被训练得看不见真相，仿佛谎言无处不在。然而，总有某个时刻，真理会出现。当它出现时，我们必须选择它——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破这个循环。

(60) 人有时会说谎，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相，或者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然而，我们真正的语言——超越各种人类语言的语言——是真理。这也是上帝的语言。当没有真理时，与祂之间的通道就会关闭。

²⁶ 超声波（Ultrasounds）——频率高于 20,000 赫兹（Hz）的极高频声波，因此被认为是人耳无法听到的声音，因为它超出了人类听觉范围。它们被广泛用于医学检查、船舶设备等领域。来源：维基百科。参见：en.wikipedia.org/wiki/Ultrasound

²⁷ 次声波（Infrasounds）——频率低于 20 赫兹（Hz）的极低频声波，因此也被认为是人耳无法听到的声音，因为它低于人类听觉范围。来源：维基百科。参见：en.wikipedia.org/wiki/Infrasound

²⁸ 声波武器这一主题将在第九章第二章后的补充部分中讨论。

(61) 由于谎言这种控制工具的存在，如今各个知识领域都被人为地压制。甚至心理学本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往往更多地服务于那些使人发疯的一方，而不是那些被逼入疯狂的人。很多时候，一些心理学家会再生产这种支配关系，其目标是把个人重新纳入原有的社会群体之中。这样一来，他们并没有强化个人的身份认同，反而在支持一种社会性的虚伪结构——而正是这种结构削弱了个人。

(62) 无意识与意识本来是一个整体，但谎言会破坏这种完整性，使我们身份中的某些部分丢失。这正是心灵失去和谐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生活在一个病态的社会身体之中。如果我们不觉醒于真理，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平衡。

(63) 掌权者对人民发动的斗争主要是心理层面的。他们为自己寻求自我控制，却反对被支配者拥有自我控制。毕竟，一个能够自我控制的存在又怎么可能被控制呢？只有缺乏自我控制才会成为控制的理由。因此，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意识形态结构会制造心理环境，把人推向一种失衡的状态。

(64) 与此同时，我们也接受这个体系所提供的一切——甚至包括那些负面情绪——因为情感填充着我们的生活。没有情感，我们就会感到一种存在性的空虚。因此，这个体系会制造一种受害者心态（victimization）²⁹，也就是一种消极而自我中心的过度敏感，它通过坏消息与悲伤的故事被不断强化。这种情绪把人们彼此分开，因为它让人相信自己的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于是，人们便在这种状态下允许自己被催眠。

(65) 对情绪的操控正是巴别塔欺骗感官的一种方式。负面情绪会削弱我们解读现实的能力。这形成了一种痛苦的产业——因为痛苦同样会使我们的心灵失明。社会在受害者心态中逐渐沉迷于抱怨与低声议论。但这种抱怨通常并不表达真理，而只是表达负面情绪。而受害者心态本身也包含一种对他人的冷漠——一个人变得过度关注自己，从而忘记了他人。

(66) 健康的敏感性会扩展我们的智力能力，因此它也遭到体系的反对。这就是为什么巴别塔不仅试图激发负面情绪，还试图制造麻木。例如，它会把人们的思想引向色情化的想象。媒体中使用的潜意识信息会刺激人们——或者只是让他们逐渐失去敏感性。当人们处于兴奋状态时，他们就不会深入思考。由于身体因兴奋而产生的化学期待，人们会对其他一切变得迟钝。

(67) 这种制造兴奋的信息，会让我们接受一些在正常情况下绝不会接受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成为了巴别塔戏剧中的共同创造者。当我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我们会发现一切其实非常明显——但我们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导。

(68)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色情暗示，它们把浪漫关系的意义简化为单纯的性行为。然而，这些信息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进入人们心中的，因为它们并没有通过明确的语言来定义，而只是通过舞蹈编排和歌曲中反复出现的空洞性描写来表现。

²⁹ 受害者感——指一种把自己视为受害者的感觉，即认为自己是一个脆弱的人，被他人伤害，却没有任何防御能力。

(69) 政府并没有宣布这些传播是非法的，而教会也没有公开指出它们是不道德的——尽管它们同时具备这两点。因此，公众在无意识中接受了这些内容，因为这个体系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对其进行否定。

(70) 在一种去敏化（desensitization）技术中，人们的感受能力会在他们看到或听到有意义的内容之前就受到攻击。例如，我曾看过一个视频，其中画面非常美丽，但在播放夏威夷音乐的过程中却突然提到了“青光眼”（glaucoma）。如果一个人在看到美丽景象之前先想到青光眼，这就暗示他们实际上不会真正去欣赏那种美——因此，他们的视觉感受能力被阻断了。在另一个视频中，播放的是 Renato Russo³⁰ 关于人际关系的歌曲，但在歌曲开始前出现了一则广告，说：“你妈妈跟踪你、控制你，是因为她爱你。”这样的信息破坏了理解这首歌所需要的情感敏感性，因为它暗示的是一种不健康的人际关系。

(71) 去敏化会让人变得无力，并被体系所控制，因为他们失去了良好的情感和健康的心理刺激。这种敏感性的缺失会导致注意力的缺失——而这正是心理盲目的最明显形式。

(72) 在这种诱导过程中，会呈现出不同的对象，但它们都被一条隐藏的共同思想联系在一起，从而引导出一个更大的主导观念。例如：先是一个洗发水广告，然后是柔顺剂广告，再是汽车广告，最后是啤酒广告。这些东西看似毫无关联，但前三个广告都在推动一种浪漫关系的观念。第一个广告中，一个男人抚摸女人的头发；第二个广告中，家庭成员互相拥抱；第三个广告中，一个男人开车试图吸引女人的注意。随后出现啤酒广告——而原本的浪漫关系观念被替换成一种没有情感的性关系：一个穿着暴露的女人向一群男人推销啤酒。实际上，这一连串的画面强化了女性在男性支配面前的不安全感——因为它本质上是在现实生活中鼓励一种性别歧视。

(73) 由于这些广告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观众无法保持连贯的思考。新的信息不断打断原有的思路，因此观众的思想无法发展。他们并不会得出理性的结论，而只是产生一种化学反应式的情绪反应。

(74) 这种诱导也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例如，在动画片里，当角色看到西兰花、菠菜或其他天然食物时，会把手指伸进喉咙里做出呕吐的动作，同时说“呕！”而当他们看到“汉堡！”或“薯条！”时，却兴奋地大喊。这会让孩子排斥健康食品，并更容易被商业化的垃圾食品吸引。像 Popeye³¹ 这样的角色曾被创造出来，是为了鼓励人们吃菠菜，但化学性的诱导很快就能破坏健康的饮食习惯。

(75) 通过食物进行的催眠创造了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尽管这种现象一直存在。过去，人们对此十分清楚。而现在，人们却不再相信它的存在。然而，人们却愿意放弃廉价而健康的食

³⁰ 雷纳托·曼弗雷迪尼·朱尼奥尔——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雷纳托·鲁索（1960—1996）——巴西歌手、词曲作者、音乐制作人和多乐器演奏者；另类摇滚乐队 Legião Urbana 的创始人、主唱和领袖成员。该乐队成员包括他、Marcelo Bonfá 和 Dado Villa-Lobos。

³¹ 大力水手波派（Popeye the Sailor）——由 Elzie Crisler Segar 创作的虚构卡通人物。该角色首次出现于1929年1月17日的 King Features 连载漫画《Thimble Theatre》中。来源：维基百科。参见：en.wikipedia.org/wiki/Popeye。

物，去换取昂贵而有毒的产品，从而完全依赖这个体系来提供加工食品。一个人如果只吃别人给他的食物，并且只在别人允许的时候进食，那他就是一个奴隶。

(76) 催眠 (Hypnosis)³² 之所以能够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发生，是因为它并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过程。被催眠的人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引进去的。

(77) 视听媒体很容易使人进入一种类似催眠的状态。例如，有一次，一个以西尔维奥·桑托斯 (Silvio Santos) 为形象的网络梗传播了一句话：“我做不到” (CAN'T DO IT)。这是一种带有失败暗示的语言，会造成各种心理上的阻碍。当时我看到一个孩子跑步时仿佛被束缚住一样，一边跑一边重复说：“我做不到。”而当我对他说：“你能做到！当然能做到！”时，那个孩子立刻恢复正常，跑开了。

(78) 催眠可以说是巴别塔 (Tower of Babel) 最强烈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我经历启示的过程中，这是我反复接收到的一条信息，而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它最初在我看来像是不真实的——直到我发现自己其实已经被催眠了。突然之间，我看到自己体内出现了两种相互冲突的人格。最终，我意识到周围的人也处在同样的恍惚状态中。人们通过媒体中的名人形象，或者通过小说与游戏中的角色来看待自己与他人。他们认为这很正常，因为他们从未体验过另一种现实。但实际上，他们的身份认同已经被扭曲。

(79) 催眠只有在被催眠者允许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因此，这个体系会在人们身上制造负面情绪和失望，使他们把催眠当作一种心理逃避或精神休息的方式，以减轻痛苦。就像在电影 The Matrix 中一样，信息被传达为：现实是糟糕的。

(80) 为了实现集体催眠，支配力量——也就是控制我们社会的社会体——只需要按照自己的利益引导媒体，并确保传播内容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于是，他们接管了大众媒体，在创造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自由表象”之前，就已经排除了所有反对和抵抗的声音。

(81) 之后，报纸和电视台开始与巴别塔 (Tower of Babel) 合作。新闻和信息被同步化，以操纵人们的态度和观点。新闻、报道以及虚构故事的主题，往往由被提升为领导者的广播机构所决定，并由其他媒体跟随。

(82) 催眠般的恍惚状态就像是一段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一个人被其他刺激完全分散了注意力，仿佛在休息。心灵开始以一种自动的方式运作，好像这个人正在等待某件事情，但同时，他们的思想却被转移了注意力。我们常常会问一个正在看电视节目的人，在广告间隙时他们在看什么，而他们却无法回答——因为他们正处在一种恍惚状态之中。

(83) 简而言之：电视和互联网承诺带来连接，但它们却以一种伪装的方式呈现彼此毫不相关的内容。这正是诱发恍惚状态的一种方法，因为它会打断思维的连续性。同时，它们又提供快速的结论——这些结论往往由化学性的情绪反应所驱动。

(84) 尽管如此，一切道路最终都会通向真理。如果我们遭受痛苦，那是因为我们偏离了真理——也正因此，我们才会去寻找它。在这一点上，神圣的智慧得以显现。人

³² 图像 VI，第134页。

类拥有情感智慧，而麻木会伤害我们。凡是变得麻木的地方，往往都会出现问题，并最终反过来伤害我们。

(85) 因此，痛苦不仅会使我们生病，也会治愈我们。在当前的处境中，我们必须通过经历痛苦来学习不再痛苦。如果我们尚未拥有觉察，那么许多频率和荒谬的思想就必须经过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够逐一反思它们。如果我们缺乏信息，我们就必须通过生活来学习。但如果我们幸运地被觉知——也就是对真理的澄清——所唤醒，那么我们就不会再不断撞上那些会给我们带来痛苦的障碍。

(86) 因此，我们再次回到诗人和先知的话题。他们不仅重复信息，还通过语言的创新，并运用大量的无意识，使词语真正成为自己的表达。正因为如此，他们变得更加敏感——他们的感官也变得更加敏锐。诗人与先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种“感官的超越”，因为他们激活并强化了自己的心灵。这种能力能够突破谎言所建立的阻碍。然而，所有人只需要发展自己，就能够变得敏感——而这正是支配主义者压迫他们的原因。

(87) 一个敏感的人能够在超越物质媒介的层面上进行沟通，并感知他人的沟通。由于心灵会发出电磁性的传递，它也能够接收这些信号，并超越我们身体的界限。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甚至可以感知到其他心灵的思想——往往是通过感受到他们正在感受的情绪。

(88) 当我经历觉醒时，我开始感知到这一点——能够感觉到他人的振动。即使在通过 WhatsApp 交流时，我也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情绪。后来我意识到，他们几乎总是能够在我的言语之外感受到我的情绪，而我其实一生都生活在这种透明之中。

(89) 过了一段时间，我经历了一次灵性的相遇——首先是与 Jesus Christ，然后与其他灵体。这让我感到不安，因为虽然我一直声称相信灵性的存在，但它在过去总显得有些不太真实。而今天，对我来说真正难以理解的，反而是不相信灵魂在身体之外的生命。因为一切——整个物质世界——都是由频率构成的。物质只是被浓缩的能量：是能量创造了物质，而不是相反。

(90) 因此，我们的身体能够影响我们的灵魂，而我们的灵魂也能够训练并引导我们的身体。这表明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现实层面。我感受到我们的生命能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不相信它会消失——它只会转移，就像我们的思想一样。当我们离开身体时，我相信我们会进入另一种频率——更高或更低——而我们的物质感官过于有限，无法感知它，就像我们的听觉存在范围限制一样。而我也获得过这样的证据，就像成千上万的人所说的那样。

(91) 在与灵体交流时，我是用心灵“听见”他们的声音——这种声音并不是物理上的，但我能够理解他们在说什么。同样，我也是通过心灵“看见”了耶稣基督。他与我处在同一地点，却仿佛在另一个维度中。这种感觉就像是在回忆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然而它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成为一个真实而具体的经历。

(92) 法蒂玛的三位小牧童 (The Three Little Shepherds of Fátima³³) 和奇科·沙维尔 (Chico Xavier³⁴) 是上个世纪极其非凡的人物。他们都证实了与灵体接触的存在，而且有成千上万的人见证了这一点。需要记住的是，他们精神健全——尽管前者当时还是孩子。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经济利益。前者与耶稣之母玛利亚接触，她被视为一种普世性的灵体；而后者则与多位著名作家的灵体接触，并以这些作家独特而清晰可辨的写作风格再现他们的作品。这些事实以及许多其他证据都表明，这些记述具有真实性。此外，这些人几乎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因此他们并不具备创造出这些内容的能力。

(93) 这种通过电磁渠道感知信息并将其转化为物质表达形式的能力，被称为灵媒能力 (mediumship)。我相信，那些主导我们社会体系的支配主义者知道灵媒能力的存在。但他们试图压制它——首先是通过传播对它的不信任。如果我自己没有经历过灵媒现象，我也很难相信。当这些事情发生时，我曾感到困惑，因为我是从天主教传统中成长起来的。

(94)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基督教一直遭到强烈的反对和破坏的原因之一。在《圣经》中那些关于天使与恶魔的故事，实际上揭示了灵性生命的存在以及人与灵体沟通的可能性。如果说超意识阅读已经能够突破那些造成社会盲目的谎言，那么灵性接触更是如此。随着这种能力的发展，巴别塔 (Tower of Babel) 将不再能够欺骗我们的感官——也就无法再隐藏现实。一旦这一点发生，一切都会改变。

(95) 直到现在，人们已经投入了大量努力来搭建这个宏大的舞台。但真理始终存在于那里，而灵媒能力在今天也变得越来越常见。很快，这场巨大的假象也许会像弹指之间那样迅速结束。

第二——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影响，以及支配主义者对良好概念的攻击

(96) 在天主教会中，大公会议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主教们举行的集会，其目的是在全球层面上为教会更新方向并提供新的指导。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是天主教会的一次重大事件，于1962年至1965年在梵蒂冈（罗马）举行，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集，并由教宗保禄六世完成。它标志着现代时代最重要的变革之一。然而，要谈论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通过传播良好概念以及

³³ 法蒂玛的三位牧童 (Os Pastorinhos de Fátima) ——三名儿童，他们声称曾与耶稣的母亲相遇。他们的名字是：露西亚（十岁）、弗朗西斯科（九岁）和雅辛塔（七岁）。

³⁴ 弗朗西斯科·坎迪多·泽维尔——在巴西广为人知为奇科·泽维尔（1910—2002）。2012年，在巴西电视台 SBT 播出的节目《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巴西人》中，他被评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巴西人”，该评选向公众开放投票。对于不相信自动书写 (psychography) 的人来说，他应被视为巴西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至少出版了 412 本书，其文学风格可与该国最著名的作家相媲美——这对巴西以及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相信的人来说，他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自动书写灵媒之一。奇科·泽维尔的活动属于被称为基督教福音派灵性主义 (Espiritismo Evangélico Cristão) 的传统。自动书写 (psychography) 是指灵媒在恍惚状态中充当工具，让已去世的灵体作家通过他进行书写。他所有的葡萄牙语著作都可以在以下网站找到：
<http://www.oconsolador.com.br/linkfixo/bibliotecavirtual/chicoxavier/listacronologica.html>.

促进**精神智慧**成长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我们首先需要稍微说明这些良好概念究竟是什么——以及它们可能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

(97) 许多人相信谎言和暴力。正因为如此，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这些力量支配的世界中。然而，当我在年轻时练习 Judo 时，我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训，它挑战了这种认为低级道德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

(98) 柔道的意思是“柔之道”。这意味着它是一种在对抗中通过更少的力量获得更大效果的技术。这种实践以高度的道德价值为基础。在其中，我发现：一个只学会如何伤害他人的人，只学会了一件事；而一个学会不去伤害的人，却学会了三件事：如何不伤害他人；在必要时如何伤害；以及如何保护自己不被伤害。

(99) 只有当我们学会不伤害时，我们才会真正探索动作的全部机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能力也会得到扩展。那些在对抗中以不伤害对手而获胜为目标的运动员，会以更加技术化、更加动态、也更加整体的方式来看待比赛。

(100) 生活在真理之中也是如此。这意味着要从整体的逻辑来看问题，而不仅仅是关注能够伤害他人的那一击。谎言是片面的；它通常是根据现实的一种可能性被编造出来的。那些以积极态度走在真理道路上的人，会逐渐理解宇宙的逻辑，并变得更加智慧。这一点适用于一切事物。所有事物都应当建立在更高的原则之上，而这种原则正是那条积极的道路。

(101) 这个体系往往错误地把那些生活在真理之中并因此更有能力的人视为威胁和潜在的敌人。然而，用于善的真理就是上帝的话语（God 的话语）³⁵，它可以在任何地方被发现，也可以由任何人说出。

(102) 许多书籍都是由那些获得神圣启示的人写成的，它们引导我们走向真理。这些书被称为**神圣经典**，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神圣书籍**”——只有能够让人理解神圣的书，因为神圣本身就是上帝。为了理解上帝，这些书不能排除逻辑性的质疑；它们也不能排除人类心灵对它们的解释。

(103) 例如，这本书本身就是一次**启迪（enlightenment）**的结果。对于相信天主是灵的基督徒来说，这种启迪意味着**圣神**的介入；而对于以另一种方式理解天主的人来说，它也可以被理解为**集体无意识**的接收——也就是社会心灵中所包含的最高真理的投射。

(104) 尽管上帝是完美的，但人的理解却是不完美的。因此，任何获得启示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完美，却不得不使用不完美的语言来表达，以便被他人理解。这就是为什么书籍仍然不可避免地是不完美的——因为我们自身仍然需要这种不完美。

(105) 耶稣基督被称为**道成肉身的圣言**，也就是说，他拥有完美的话语。他曾向许多人讲话，并亲自纠正他们的理解，但他也允许他人来书写他的故事，甚至允许其中出现不完全真实的记述。

(106) 当耶稣在世时，人类的心理发展程度还十分有限。人们不是去倾听那些展现真理的迹象，而是想要杀死这些人——因为他们自己其实也知道真理的一部分，但他们是以**政治控制**的

³⁵ 圣经，约翰福音17:17——“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负面视角来看待它，并试图压制它。至少在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承认自己是不完美的——甚至连我们的数学体系也是如此。

(107) 上帝启示知识，但只有人类才能教会他人如何学习，因为人类能够展示一条从不完美走向完美的道路。上帝的本性——由至高真理构成的完美与理想——决定了宇宙的法则，并塑造了我们的现实。每个人至少都应该按照事实所呈现的方式去行动。缺乏这种理解，会使人徒劳地反抗现实；而理解现实，则会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因为它帮助我们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解决方案上，而不是问题本身。

(108) 真理既包含善也包含恶——因为它本身高于二者。因此，真理也可能被用于邪恶。有时，支配者会把人们聚集在某个较小的真理周围，以此分散他们对更大真理的注意。然而，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视角，是在逆境面前赋予力量的视角——是一条由精神智慧引导的积极道路；而恶则正好相反。

(109) 精神智慧是一种超越宗教制度的能力，因为在这个时代，宗教本身仍然仍处于某种不成熟的阶段。有时，它们要求人们依赖想象，而不是依赖理性与智慧，因为其中缺乏真理。而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前，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110)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通过在宗教领域推动精神智慧增长的趋势，对我们的现实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发生在一个全球重大政治事件频发的时期。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巴别塔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帝国主义者通过各种隐蔽手段对抗良好原则的结果，其目的正是试图减缓这一大公会议影响力的扩散。

(111) 促成这一开放最重要的因素，是会议期间对普世合一（ecumenism）的重视。这种视角试图团结所有宗教，甚至包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简而言之，它为世界提供了宗教自由的可能性。其结果是宗教形式的多样化，并使宗教能够触及更多的人。

(112) 不久之后，这个体系却以一种虚伪的方式攻击普世合一，以避免人们发现宗教中存在的控制机制。许多福音派教会散布谣言反对普世合一，声称它是敌基督的工作。然而，Jesus Christ 所教导的是团结——普世合一正是支持这种团结，而宗教之间的分裂却与之相反。请注意：宗教确实连接人们，但如果只连接少数人，就等于把其他人排除在外³⁶。

(113) 巴西对帝国主义的扩张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一个强大的基地。当这一宗教事件发生时，世界正处在冷战时期³⁷，而帝国主义也在不断演变。那个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件包括：禁毒战争的开始（1961年）、巴西军事独裁政权的建立（1964年）、环球电视网（Grupo Globo）的创立（1965年），以及六日战争的爆发（1967年）³⁸。

(114) 那些自称为基督教阵营的帝国主义集团在本质上是虚伪的，因为他们通过间接手段违背了基督教原则。他们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自己的思想，从而偏离了道德

³⁶ 圣经，马可福音 3:22-24——“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学家说：‘他有别西卜附在身上！’又说：‘他靠着鬼王赶鬼。’耶稣把他们叫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但怎能赶逐撒但呢？一国若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

³⁷ 冷战——指美国与苏联及其各自盟友（西方阵营与东方阵营）之间的一段地缘政治紧张时期。它始于1947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年后，并一直持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来源：维基百科。参见：en.wikipedia.org/wiki/Cold_War。

³⁸ 这里指的是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战争，暗示他们由于共同的起源而属于同一民族。

上善与正义的方向。为了阻止人们获得基督教概念所提供的心理解放，他们使用了许多不同的技术手段。

(115) 真正的基督教会阻止意识形态的控制，并促进人类的自由。同时，在真正的基督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自由并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它只需要个人的决定。

(116) 如果这个体系为了对抗宗教自由而重新组织自己，那是因为宗教自由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天真。真正天真的是那些认为宗教自由只是教会内部问题的人——教会其实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宗教自由与精神自由、思想自由、政治自由以及其他形式的自由相互关联。正因为它具有政治意义，它进一步加剧了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因为一个在政治上真正自由的人，并不需要依赖政治家。

(117) 支配者应对基督教复兴的方式，是重新组织自己的力量。他们逐渐摆脱了俄美对立的两极格局，而把重点放在建立所谓的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上。这是一种由富人主导的独裁秩序。它忽视帝国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只关注维持全球控制。而且，由于现实中的资本主义者往往只是伪基督徒，构成这一秩序的各个“帝国”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敌基督。正因为如此，我们进入了所谓的“敌基督时代”。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共享统治权，但彼此之间仍然存在权力斗争。

(118) 在政变时期，一些错误的思想被传播出来，以制造恐惧，例如所谓的“列宁十诫”（Lenin's Decalogue）³⁹——但这实际上并不是弗拉基米尔·列宁写的。不久之后，人们却看到资本主义阵营几乎按照那份“十诫”的每一步行事。当帝国主义者接管媒体之后，艺术开始受到破坏，因为许多词语逐渐从公共语言中消失。然而，“催眠”却成为一个非常常见的词。这一切都标志着精神智慧的衰退，而精神智慧正是优秀艺术诞生的重要基础。

(119) 1983年，动画片《宇宙巨人希曼》（He-Man and the Masters of the Universe）⁴⁰在大众媒体上播出。这部作品成为大男子主义重新兴起的一个标志，而这种观念自1977年巴西离婚法通过以来⁴¹，在巴西一直在逐渐减弱。这部动画的名称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意味，也暗示了极右翼思潮的回潮，因为大男子主义违背了不同性别之间的平等权利。因此，它违背了基督教的第二条大诫命，并成为支撑奴役制度的重要支柱之一。这部作品通过暗示的方式重新引入了“力量”和“男性性自由”⁴²等概念——而这些正是维持大男子主义统治的基本支柱。

(120) 帝国主义格局的转变以1989年的柏林墙倒塌为标志。从那以后，一些以性别为理由排斥他人的意识形态开始逐渐被推广，起初只是以比较隐蔽的方式出现。同时，文化内容开始变

³⁹ 伪十诫（Apocryphal Decalogue）——本书在第十六章中介绍这一文件。Paulo Tortello 将该文件称为“列宁的十诫”或“列宁十诫”（TORTELLLO, 1987, 第15页）。他根据美国的文件提出这一说法。该文件据称包含十条用于摧毁国家的规则。然而，这一文件与列宁同一年写的其他著作并不一致，列宁本人也从未提到过它。因此我们称其为“伪十诫”。我们认为它并非列宁所写，但仍然引用它，因为它被认为对当代事件产生过影响。

⁴⁰ 《宇宙的巨人希曼》（He-Man and the Masters of the Universe）——制作：Lou Scheimer、Filmation、Mattel；发行：Group W、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和 NBCUniversal Television Distribution，1983年。来源：维基百科。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Man_and_the_Masters_of_the_Universe。

⁴¹ 离婚法——第6.515/1977号法律。参见：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leis/l6515.htm。

⁴² 男性的性自由通过一种微妙的方式被暗示出来：英雄角色被设计得富有吸引力，并且穿着非常少的衣服。

得空洞，人们也通过感官被系统性地误导。就在那段时期，我写了一首诗，题为《被刺伤的艺术》。

被刺伤的艺术

时钟敲击着被践踏的时辰……

世界成了一道密码……

今天，是裂开的日子。

鸟在歌唱，河在歌唱，妓女在歌唱……

她们歌唱着从未赢得的胜利，来自从未发生的战斗……

歌唱吧，粗粝的声音！

歌唱吧，赤裸衣裳的合唱！

被刺伤的艺术，

在感官的帝国里受尽折磨，

它的舌头被烧毁，它的眼睛再也无法听见……

喝下你的毒药……

把沉默喝下，直到再也没有词语……

于是整个世wORLD变得安静、冰冷，

困惑……渺小。

直到一切不复存在，如此断裂。

而那梦，

空空如也，

在性

的力量中

打碎每一块冰冷的玻璃。

尖叫一声无声的尖叫。

尖叫一声响亮却无人听见的尖叫。

释放你的毒药，让它猛烈喷涌……

吸入死亡的空气，仿佛在投降……

当一切开始消散时……

被一道闪光的光线吸走……

带着嘲讽的微笑，

仿佛世界也在回以微笑……

(121) 让我得出“我的艺术正在被杀死”这一结论的原因，是当时我作为一名尚未出版作品的诗人，只从少量听众那里得到极少的回应。与此同时，一些公开发表作品的诗人也停止了真正的艺术创作。今天再读这首诗，我惊讶于它的准确性：它描述了一个安静、冰冷、困惑、渺小、断裂而空虚的世界，被性欲的力量所驱动。这些词语似乎正构成了我们催眠过程和纵欲文化推广的基础——仿佛我当时在预言未来。诗中表达的情绪，源自巴西军事政变之后所施加的沉默法则⁴³。

(122) 随后，媒体开始系统性地使用坏的概念来削弱好的概念。例如，用“恶意”的概念来对抗“善意”。因此，大量道德败坏的角色被创造出来，并得到社会的支持，从而暗示恶意是有利可图的。恶意的意识形态建立在消极欲望之上，而这种欲望会造成分裂。然而，其真正目的其实是消灭意志本身的表达。

⁴³ 沉默法则 (Law of silence) ——指通过使用强制手段来压制言论。

(123) 巴别塔控制者在打击更高概念时的主要策略之一，是向大众提供劣质或有害的事物。这样做是为了维持统治者的优势。很多时候，这通过消费主义来实现：不断出售需要维护或替换的产品。然而，他们应该看到的是，这种制度化错误政策所造成的巨大浪费。工业从不会停止获利，那些认为情况不是如此的人其实生活在一种幻觉之中。区别只在于哪一个产业获得资源。如果他们投资于善而不是恶，利润甚至可能更高。

(124) 当一个体系攻击其最高原则时，它就不可能真正成功。我们需要学会如何抵御这种由愚昧之人实施的人类混乱。这与通过斗争进行的革命无关，也与政府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无关。它完全与灵性（spirituality）⁴⁴ 相关——当这一点得到确立时，其他一切都会随之归位。

(125) 当代的帝国主义者在统治艺术方面经验丰富。他们观察过去、现在与未来。然而，他们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如果他们真的成功地在社会上摧毁了良好的概念，他们也就摧毁了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中一切善的事物。毕竟，在每一种意识形态运动背后，总是人类——而不是机器。

(126) 在过去，统治者通过要求被征服民族使用他们的语言来强加自己的统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仍然在尝试类似的事情：通过破坏葡萄牙语的教学、促使共同语言的衰败，并把英语词汇不断引入社会话语之中。

(127) 今天，他们又以类似方式破坏我们语言中的基督教语言体系。和平的词汇被冲突的词汇所取代。在巴西，音乐成为替换词语并塑造行为的重要手段之一，因为人们会跟着歌曲一起唱，从而接受音乐角色所表达的心理态度。

(128)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基督教逐渐在媒体中受到更加直接的攻击，尽管这种攻击并不公开。例如，关于 Jesus Christ 复活的观念。尽管这一事件从未被证伪，并且成为划分世界历史“基督之前”和“基督之后”的历史转折点，但讲述他生平的电影却开始在十字架刑罚的场景中结束。而正如广告界所说：一幅图像胜过千言万语。

(129) 奇迹是那些违背自然秩序的事件，在没有技术帮助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复制它们——甚至有些即使借助技术也无法实现。正因为如此，它们成为超自然存在的特殊标志。而耶稣的复活是人类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奇迹，因为围绕这一事件的一切都与这位导师的教导在逻辑上相一致，并且在所有时代都深刻影响着所有人——无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

(130) 直到今天，帝国主义者仍试图证明耶稣基督并没有从死里复活，但他们从未成功。毕竟，他是在成千上万人面前被残忍杀害的；他的遗体被放入一座墓穴中，墓口用巨石封住，并有士兵把守。然而，尸体却消失了。更不用说，他早已告诉许多人这

⁴⁴ 灵性（Spirituality）——这里指拥有心灵与精神，并具有精神价值、原则、良好情感等。

一切将会发生，而且明确指出是在他死后的第三天。因此，人们才在他的坟墓前设置守卫。

(131) 与此同时，支配者却推广一种值得怀疑的“盲目信仰”。然而，灵性的真理遵循的是完全相反的逻辑。我们需要去发现这些真理是否真正有效。逻辑正是证明精神智慧真理的道路。

(132) 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前，天主教会实际上通过用拉丁语举行弥撒，使人们更难理解真正的基督信仰。这样一来，《圣经》的解释被集中控制，从而形成了一道真正阻碍精神智慧的屏障。大公会议之后，当弥撒开始用各民族的语言举行时，人们便可以直接接触基督信仰那种具有疗愈力量的语言，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检验《福音书》的真理，并使其成为现实。令人惊讶的是——根据《福音书》中的描述——今天人们的心理阶段仍然与当时非常相似。

(133) 如果这个体系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作出反应，那是因为其意识形态的扩张本可能永久威胁统治结构，使世界走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成长，而这种成长会带来进化与自由。如果像军事政变这样的运动被使用，那正是因为它们能够阻止这种进化。这类运动时常发生，使人们在心理上停滞不前。由于这些运动，近些年来，人权往往只被那些有足够力量去维护它的人所享有，因此它们反而成了例外。在某些地方，人类甚至得不到动物所享有的权利。

(134) 与此同时，统治者却上演着一种虚伪的表演：“拯救这个”或“拯救那个”。例如，一些巴西和外国的地主与企业家一边杀害生活在亚马逊地区的原住民，一边高喊：“拯救亚马逊，它属于所有人！”他们唯一没有说出口的话是：“……除了巴西人。”

(135)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所产生的影响，与马丁·路德当年所取得的成就类似——打破了中世纪的宗教垄断。宗教改革帮助形成了对宗教更高层次的理解。正是在路德之后，《圣经》才被翻译成其他语言。

(136) 在大公会议之后，尽管基督信仰受到挑战，统治者仍然无法在许多方面让它倒退，而许多人的思想也从旧有信念中解放出来。

(137) 请注意，在许多富裕国家的政府之中，存在一种宗教与政治结合的姿态，仿佛宗教被接受却从未受到质疑。当我们看到这种似乎表明宗教受到重视的现象时，很难理解为什么真正的宗教却遭到如此多的反对。然而，这种做法实际上使宗教失去了其真正意义——仿佛它只是用来为事件赋予某种框架。宗教被展示出来，但其重要性却被削弱。

(138) 通过这种虚伪的态度，帝国主义者吸收了宗教的权威——也就等于吸收了天主（上帝）的权威。国家元首因此获得一种地位，仿佛他们与宗教领袖共同分享宗教的领导权，以此来控制信徒的情感。

(139) 许多国家利用宗教中所包含的间接恐惧，对民众实施直接的恐怖统治。而恐惧会使人陷入瘫痪，以至于他们甚至不敢独立思考。于是，控制者便利用人们困惑的时刻，为他们作出决定，并规定他们的行动。如果人们对此有所准备，那么只需一个简单

的“不”，就足以打破受害者的心理瘫痪，并使他们反过来反抗压迫者。然而，宗教狂热却能够阻断这种辨别能力。

(140) 在大公会议之前，基督宗教要求人们遵守严格的规则才能加入，这使许多人被排除在外。大公会议之后，宗教被迫与一种更具逻辑性的论述互动。因此，它们不再能够只靠强加规则而不作解释。

(141) 渐渐地，在基督教国家中，宗教性开始摆脱通过对宗教本身的崇拜所产生的宗教恐怖主义的联系。这种现象在以色列人和穆斯林中仍然十分常见——但对我们来说，它似乎更像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东西。

(142) 巴别塔象征着一些强大的集团把人们困在彼此分离的观念之中，就像一个个现实的气泡。资本主义者通过在各种社会差异上推动不同的意识形态来促进这种分裂，从而暗示出一种专制的关系。在戏剧中，父母不尊重孩子，孩子也不尊重父母，但角色之间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保持朋友关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重复这些行为，最终彻底分裂——因为共同生活变得难以忍受。

(143) 在军事政变期间，就像在中世纪以及大多数独裁政权中一样，在消灭反对者并剥夺文化内容之后，“沉默法则”被建立起来。在中世纪，尽管统治者常常谈论天主，他们却试图把人类推回到耶稣之前的时代。这也是为什么某些基督宗教教会受到强烈犹太影响的原因之一。随后，独裁政权使社会发生倒退，通过破坏社会性的性观念，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退化。

(144) 恐怖主义往往由两极对立所推动，在这种对立中，一个群体压迫另一个群体，而反过来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性别极端主义——让男人和女人彼此对立——似乎是最容易被激发的冲突之一。因此，性常常被用来制造社会冲突，通过混淆人们对它的理解。

(145) 一个词就像社会冲突中的一个细胞，会在其更高的意义与更低的意义之间产生碰撞。例如，“爱”——它是什么？在崇高的意义上，它是使我们在完美中彼此结合的情感；而在低层次的意义上，它不过是交配。

(146) 性同样具有高层次与低层次的意义。在高层次上，它通向结合与幸福的圆满；而在低层次上，它会使人变得更糟，在生活中带来不良结果，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分离，甚至产生对他人的厌恶。没有情感的空洞性行为是一种非理性行为——任何动物，即使是最不聪明的动物，都能够做到。但我们人类需要让自己的行为具有智慧与提升，否则它们最终会反过来伤害我们。

(147) 但是，强迫的贞洁同样是一种低层次的方式，因为它不是可以强加的东西。贞洁应该根据其原则被教导⁴⁵。被强迫的贞洁更像是阉割⁴⁶，而不是真正的贞洁。同样，被强迫的谦卑只是羞辱，而不是真正的谦卑。

⁴⁵ 贞洁 (*Castidade*) —— (阴性名词) 根据《巴西 Globo 词典》的解释，是指保持贞洁的品质。贞洁的 (*casto*) —— 形容词，指保持贞洁的人，即克制性欲的人；避免不正当或不道德性关系的人；(引申义) 纯洁、纯真，例如：“纯洁的吻”；极其纯净的；没有掺杂的，保持完整无损的。(FERNANDES、LUFT 和 GUIMARÃES, 1984)。

⁴⁶ 阉割 (*Castration*) —— 在此处以及本书其他提到这一词的地方，指的是心理上的阉割，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真正的身体阉割很少发生。

(148) 在错误的观念中，性要么被当作一种毒品一样对待，要么被极端规则所限制，要求人们仅仅因为性而结婚并保持婚姻——即使夫妻之间根本没有友谊。

(149) 生命在我们的血液中跳动，我们既需要道德，也需要快乐。因此，贞洁不应被理解为简单地放弃快乐，而应被理解为在快乐与道德之间取得平衡。

(150) 在自由的环境中，人们在选择关系时犯错是很正常的。不过，理想情况下，我们应该更谨慎地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这样可以减少错误。但要做到这一点，人们首先必须拥有选择的自由。最重要的是，这些选择应该建立在真诚的情感之上，而不是仅仅基于化学吸引——就像沉迷于性欲那样——也不是基于计算——就像传统的性观念那样。

(151) 当高层次的概念被低层次的概念取代时，就会在我们的价值观周围形成一张破坏性的网络。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色情歌词被加入到巴西音乐中。在我们经历这场意识形态“屠杀”之前，纳尔逊·贡萨尔维斯（Nelson Gonçalves）⁴⁷ 曾唱过赞美女性的歌曲，例如《我街上的女神》（A deusa da minha rua）。后来，邦德·杜·提格朗（Bonde do Tigrão）⁴⁸ 却唱起了像《只有母狗》（Só as cachorras）这样的歌。前者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性，而后者则是对人的动物化。

(152) 当今社会结构与中世纪之间的相似之处，使我认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命运可能会重演历史。当时，文学把神圣与世俗区分开来。但由于缺乏有意义的艺术，人们最终感到难以忍受的精神饱和，从而导致这种文化的衰落，因为人类需要更深层次的精神参与。

(153) 实际上，就连文学运动也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生产的产物，因为我们不断被阻止突破既定的规范。因此，当我们真正打破这些规范时，往往是集体性的。我们的社会正在大规模生产未来的“机器人”，把人困在固定模式中，而人类真正的发展却需要自由。

(154) 信息时代给人一种虚假的自由感，使人们忽视自己的情感，而这会导致他们失去判断能力以及道德方向。

(155) 从出生开始，社会恐惧就被用来限制我们的自由并阻止我们的进化。在全球社会中，恐怖故事十分常见，尽管它们并不具有教育意义。例如，在中国民间传说中就有像“年兽”⁴⁹ 这样的恐怖形象，而在世界各地也存在许多类似的故事，这说明恐惧的语言在不同文化中往往是相似的。在巴西，我们有这样一首传统的摇篮曲：

⁴⁷ 内尔松·贡萨尔维斯（Nelson Gonçalves）——本名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索布拉尔（1919—1998），巴西歌手和词曲作者。他是巴西历史上唱片销量第二高的歌手，第一名是罗伯托·卡洛斯。他最著名的歌曲是《波希米亚人的归来》（A Volta do Boêmio）。更多信息见：en.wikipedia.org/wiki/Nelson_Gonçalves。

⁴⁸ Bonde do Tigrão——来自里约热内卢的巴西放克音乐组合。这种音乐在巴西通常简称为“放克”，但与美国的放克风格不同。

⁴⁹ Boogeyman ——一种在不同文化中常见的儿童形象，在各地有不同的名称：在拉丁文化中称为 El Coco，在英语中称为 Boogeyman，在法语中称为 Babaou 或 Croque-mitaine。

安静吧，小宝宝，/不然库卡（Cuca）就会来抓你。/爸爸去了田里，/妈妈去了咖啡园。
。/怪物啊，/别待在屋顶上，/让孩子安心睡觉，/让孩子好好睡觉。/安静吧，小宝宝
/不然库卡（Cuca）会来抓你/爸爸去田里了，妈妈去了咖啡种植园/爸爸去田里了，妈
妈去了咖啡种植园/怪物啊，快从屋顶下来/让孩子安心睡觉/让孩子安心睡觉⁵⁰。

(156)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父母就被鼓励通过谎言与孩子之间的友谊产生裂痕。复活节兔子和圣诞老人都是人为编造的故事，它们被资本主义者用来对抗基督教。这些制度化的谎言会让人们对这些节日的真正意义变得麻木。这些故事在学校里被教授，使父母因为其他孩子的同伴压力而不得不配合。仿佛这些节日变成了“说谎的日子”。大多数人把它们看成幼儿园的小型庆祝活动，从而使说谎变得无关紧要。然而，这些节日本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是人类永恒的庆典：生命的更新，它象征着耶稣的复活。第二个是庆祝弥赛亚诞生的日子。

(157) 但是，如果我们支持谎言，就必须承担其后果。结果往往是经济力量逐渐取代圣诞节和复活节神话中的精神意义，使孩子变得像小暴君一样。同时，如果孩子在睡前经常听到恐怖故事，他们可能会患上夜惊症⁵¹，甚至终身失眠。选择邪恶，其实就是选择混乱。一个长期生活在恐惧中的社会是脆弱的。

(158) 在“巴别塔”之中，说实话或传播真正的基督教依然是一件可能危及生命的事情。在历史上，大多数人甚至在尝试面对制度威胁之前，就因为恐惧而选择屈服。

(159) 然而，恐惧通常是一种不必要且有害的心理扰动。它也许可以阻止一个人自杀，但人们完全可以找到一种不那么可怕的方法而仍然去做这件事。真正能够阻止这种行为的，是对现实的理解——明白没有人真正死亡，并且自杀只会让痛苦变得更严重。因此，真正有用的是觉悟与认知。事实上，即使在危险的情况下，首先要做的也是保持冷静，因为如果我们被恐惧淹没，就无法解决问题。

(160) 恐惧会把人推向个人主义，并促使人们通过不诚实的方式去支配他人。社会等级制度常常被用来让某些人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然而，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或真理之上而不造成失衡。每个人都有需要保护的利益，个人利益优先于集体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的，这有时会让人说谎。但法律存在的目的正是为了限制个人主义，确保它不会伤害任何人。

(161) 同时，我们也看到，有时候谎言可能是出于善意或为了公共利益而说的。然而，由于许多人过度维护个人主义，他们声称真理不会让人自由，反而会束缚人。这并不正确，因为大多数谎言并不是出于善意——这正是它们会使人被束缚的原因。

⁵⁰ 一首作者不详、流传着多个版本的歌曲。Cuca 是作家 Monteiro Lobato 创作的角色，是一个会威胁儿童的邪恶生物。

⁵¹ 夜惊 (Night terror, pavor nocturnus) ——一种睡眠障碍，常被误认为梦游。在这种情况下，患者（通常是儿童）会表现出行为和感知的异常，并伴随极度恐惧，例如绝望的尖叫、无法控制的哭泣以及极度惊恐的表情。

(162)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通过说谎来保护自己。我们只需要遵循一种反支配的原则：“不承诺、不解释、不道歉”。比如说：“嘿，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不太想谈这个——可以吗？”说话的人并没有编造谎言，只是选择不解释。如果对方说不可以，那么回应可以是：“对不起。”然后，说话的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转到另一个话题。事实上，有时我们只是看不清真相，而有时则会因为真相而面临被迫采取某些行动的压力。

(163) 法律是人类进化的一种优势。**法治民主国家**⁵² 是一种基于权利与义务平等的政府模式。然而，由于法律常常被有权势的人所无视，我们如今实际上生活在一种以力量为基础的经济独裁之中，而不是以权利为基础。在这种以力量为基础的体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稳定的，因为随时都可能有人通过更强的力量取而代之。

(164) 人们需要彼此讨论各种概念，才能更好地理解真理。我希望世界是和平的，但我知道，只有当我们在重要问题上达成集体共识时，和平才会真正实现。我们可以说一种共同的语言，而不需要独裁来强迫我们——那就是善的语言。我们只需要对那些与我们想法不同的人保持耐心与宽容。

(165) 最重要的是避免概念被腐化，而这种情况其实非常普遍。例如，天主教会曾经在几个世纪里宣称性是罪，这是一种巨大的扭曲。天主绝不会在我们的思想中种下如此具有破坏性的观念。

(166) 如果你并不认同我的观点，我感谢你的包容，但我仍然希望你继续阅读这本书，并思考自己的想法，即使这里的观点在你看来并不完美。提高意识、澄清真理，并不是为了强加观点，而是为了讨论。这里的许多思想也许对你是有帮助的，而通过不同思想来扩展我们的思维，正是使我们成为更高级、更进化的存在的原因。如果没有讨论，我们就有可能继续被困在“巴别塔”的谎言之中——就像之前的人类长期以来所经历的那样。

(167) 在纪录片《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类》(What Makes Us Human)⁵³ 中，研究者 爱丽丝·罗伯茨 (Alice Roberts) 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类，从而更加进化？她指出，人类和黑猩猩的大脑之间存在极高的相似性，并根据 巴甫洛夫 (

⁵² 民主法治国家 (Democratic Rule of Law) ——国家权力受到公民权利的限制。人民主权赋予立法者制定法律体系的合法性。宪法是巴西的最高法律，它规定了普通公民和国家官员的权利与义务。在巴西，民主法治国家的原则写入1988年宪法第一条，其基础前提是：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这一原则常被亚伯拉罕·林肯的名言概括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来源：Mundo Educação。参见：<https://mundoeducacao.uol.com.br/sociologia/estado-democratico-de-direito.htm>.

⁵³ 一部由 Yann Arthus-Bertrand 导演的电影，2015年上映。

Pavlov) ⁵⁴ 的研究设计了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她比较黑猩猩和人类在合作获得奖励时的反应。

(168) 在黑猩猩中，一旦得到自己的奖励，它们就会停止工作，即使伙伴没有得到奖励也是如此，对他人的关心为 0%。而在人类中，人们则 100% 关心奖励是否公平。如果一个孩子得到三个奖励，而另一个孩子只得到一个，那么得到三个奖励的孩子通常会分给伙伴一个。当然，这种行为发生在奖励总体是公平的情况下，否则孩子可能会觉得自己吃亏。并且，第二条诫命不仅要求我们爱他人，也要求我们爱自己。

(169) 在我看来，这个实验表明，人类与这些动物之间真正的区别在于精神智慧。例如，孩子们表现出的利他行为就是一种人类特有的品质，它能够扩展我们的智慧。利他主义者需要把思考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因为他们考虑的是整个群体的利益。这种思考比自私的人只为自己寻找的解决方案更宏大，也更有力量。

(170) 然而，尽管存在这种差异，猴子仍然是非常有趣的生物。如果鲁珀特·谢尔德雷克 (Rupert Sheldrake) ⁵⁵ 的“形态共振” (morphic resonance) 假说——也被称为“第100只猴子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有许多值得思考的事情；而我相信它确实是正确的。根据这一理论，当个体通过经验成功学会某件事情时，就会产生一种共振，或者说在同一层次上产生不同的频率。这种变化会影响其他个体，使它们也随之进化。因此，如果一群猴子学会了一种新的打开椰子的技巧，那么其他猴子即使没有与最初学习的那群猴子接触，也会逐渐学会这种技巧。

(171) 根据这一理论，形态场是一种在时空中延展的结构，它塑造了物质世界中所有系统的形态和行为。每一个空间群体都与某一个特定的形态场相联系，并具有某种类似集体记忆的特性。因此，原子、分子、晶体、细胞器、细胞、组织、器官、生物体、社会、生态系统、行星系统、太阳系以及星系，都可能拥有各自的形态场。形态场使一个系统成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各个部分的简单集合。

(172) 因为这一切，我认为人类还没有真正走出这种不稳定的阶段。我们仍然在重复原始的思维模式，因为在社会层面上，人们被困在谎言之中。用于善的真理是真正属于天主的粒子，是推动整个宇宙运转的强大力量。真理把我们引向天主目光中的火花，这种火花就是集体无意识以及主的护慰者圣神 (Paraclete)。我相信，当我们真正进化时，全人类也会同时进化。这正是我期待看到的人类的量子跃迁。主的护慰者圣神，就是一种活跃的能量，它连接着我们的心灵，并带来集体的洞见。这种力量十分强大，并流动于整个地球。

⁵⁴ 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 (Ivan Petrovich Pavlov, 1849—1936) ——俄罗斯生理学家，以其对经典条件反射的研究而闻名。巴甫洛夫通过对行为心理学中条件反射的研究而载入史册。来源：维基百科。参见：https://pt.wikipedia.org/wiki/Ivan_Pavlov。

⁵⁵ 鲁珀特·谢尔德雷克 (Rupert Sheldrake, PhD) ——生物学家和作家，以提出形态共振 (morphic resonance) 假说而闻名。他曾在剑桥大学从事发育生物学研究，并担任 Clare College 的研究员。他还曾在印度海得拉巴的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担任首席植物生理学家。2005年至2010年，他担任 Perrott-Warrick 项目主任，该项目由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资助，研究人类和动物中尚未被解释的能力。来源：Sheldrake.org。参见：<https://www.sheldrake.org/>。

(173) 真理具有强大的力量。真诚的人甚至可以通过眼神进行交流。很多时候，人们会怀疑自己是否经历了心灵感应，而我相信，在很多情况下，这确实发生过。基于集体洞见的人类进化，也许是人类尚未完全认识的一面——也许并不是。真理把我们与万物联系在一起，使一切在同一种语言中统一。

(174) 对谎言的轻视会在全球范围内损害我们的理解。例如，杀戮本身是邪恶的。然而，由于这种思想仍然在电影和游戏中被鼓励，人们往往看不到这种行为其实是一种低级行为，也看不到更高的道路应该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任何动物都会杀戮，甚至昆虫也是如此；事实上，细菌和病毒也会杀死生命。然而，除了自然的亲代保护行为之外，只有更高级的动物才会表现出一种能力——无条件、并且有意识地努力去保护他人的生命。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甚至不能称得上真正的人类。

(175) 例如，爱丽丝博士的实验恰恰证明了与游戏所暗示的完全相反的结论。游戏会让人形成一种个人主义的观念——“必须有人获胜”。这种想法实际上意味着集体的失败。但这种观点会让我们背离进化的方向，也违背人类本身具有的利他天性。

(176) 媒体通过像《猫和老鼠》(Tom and Jerry)⁵⁶，这样的角色来强化这种观念，还有许多遵循类似模式的作品——例如把人类表现为穿着动物外形的角色。这些作品暗示人们应该为了微不足道的利益而彼此争斗和不尊重。仿佛是在说：“现在我们像猴子一样打架，这样我们就不用分享我们拥有的东西，并且因为更强大而战胜所有人。”

(177) 这个实验主要说明，人类其实并不了解自己。处在“巴别塔”状态下的这个人类版本，是我们最糟糕的一面。我们的存在目标远比这更伟大。错误的观念，例如以力量强加他人，会使我们变形，因为它违背了人性。在这种地方，不安全感就会占据主导。社会需要正义才能保持平衡，而利他精神正是这种平衡的一部分——因为平衡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如果我们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利他精神，我们的人生就会走向失败。

(178) 由于“巴别塔”的种种手段，大量缺乏意识的人被制造出来。他们通过在游戏中获得胜利，忘记了真正的胜利，也忘记了面对现实挑战的必要性。这种情况的后果非常严重，因为当我们生活在谎言之中时，最终得到的就是充满暴力的现实。如果我们奴役别人，或者被别人奴役，那就意味着我们没有把胜利与所有人分享。

(179) 控制者还试图把不同领域的知识与精神智慧分离开来。他们通过制造对宗教的偏见，使精神性的概念被边缘化。同时，他们又利用宗教中的恐惧来排斥信仰——因为真正的信仰会消除恐惧。但我看到，知识与精神性正在慢慢重新汇合，因为语言是万物的基础。当语言中的冲突被解决时，人们的理解就会统一，而这种趋势正在自然地发生。

(180) “罪”的概念很好地说明了词语内部的思想冲突。有时候，控制者把它描述得好像几乎一切都是罪；而在其他时候，又好像什么都不是罪。这两种看法其实都违背基

⁵⁶ 《猫和老鼠》(Tom and Jerry) —— 美国经典动画短片系列，由威廉·汉纳和约瑟夫·巴伯拉创作，首次于1940年2月10日上映。制作：Hanna-Barbera；发行：米高梅公司。来源：维基百科。参见：https://pt.wikipedia.org/wiki/Tom_and_Jerry。

督教精神，因为它们缺乏辨别力。当我们在思想中解决这种冲突时，就会明白：避免犯罪的能力，才是真正让我们变得高尚的东西。不犯罪是一种接近神性的状态；它是一种每天都需要达成的成就。虽然这需要很大的理解力，但人确实可以做到不犯罪。只要我们还不能摆脱罪，我们就仍然容易被这个依赖冲突而存在的系统所利用。

(181) 这个系统鼓励人们变得反应式，从而让他们成为自己行为的共同作者。反应式的人往往会与一切摆在面前的事物发生冲突。他们被训练成对应该接受的事情说“不”，对应该拒绝的事情说“是”。真正的自我保护需要迅速而有策略的反应。然而，反应式的人是无意识地回应，而我们需要的是有意识的行动。

(182) “巴别塔”实际上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对抗。我们用来保护自己的工具是语言，而策略则是意识形态。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成功地展示了这一点，因为我已经让一些强有力的概念开始传播。我曾在许多地方发表讲话，制造出一种类似“意识形态迷雾”的效果。毕竟，当很多人都在谈论同样的思想时，就很难知道真正的作者是谁。我这样做，是因为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我不得不用支配者对付我们的方式来对付他们：制造思想上的混乱。

(183) 我采取行动，打破了自己的思想孤立状态。1950年中国对西藏佛教僧侣的镇压⁵⁷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当他们遭到攻击时，思想上的孤立是他们最大的敌人。然而，事情也蕴含着一种智慧：正因为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他们的佛教思想才得以传播到世界各地。

(184) 中国在身体层面上战胜了他们，但在思想层面上，也许最终会让步，因为任何国家都无法在缺乏精神智慧的逻辑的情况下长期存在。那些佛教僧侣在被杀害的时刻表现出了这种智慧，因为他们保持沉默，避免制造思想混乱，并以此表明他们并不相信死亡。

(185) 真正的基督教也与这种态度一致，因为它理解：真理会通过自身的逻辑得到确认。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应该避免为了攻击他人而说话，避免为了争论而说话，也避免为了让旁观者从争吵中获得扭曲的快感而说话。⁵⁸ 正因为如此，耶稣在被处决时几乎保持沉默。然而，他的沉默与他温和的话语一样有力量。

(186) 不幸的是，一些基督徒却走向与灵性相反的方向，并在愤怒中大声抗议。事实上，我自己也曾如此，因为这个系统设置了许多陷阱，把我们引向这种反应。这个系统甚至能够扭曲我们最好的意图，把维护和平变成制造战争。有些宗教没有履行应有的责任，反而助长这种情况，好像宗教之间是彼此对抗的队伍

⁵⁷ 丹增嘉措 (Jetsun Jamphel Ngawang Lobsang Yeshe Tenzin Gyatso) ——即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藏传佛教领袖。为躲避中国军队的追捕，他被迫离开西藏。当时成千上万的士兵包围了他在拉萨的布达拉宫，并对其生命构成威胁。民众组成“人墙”协助他离开宫殿，并掩护其化装出逃。如今，一些网络资料将当时的事件描述为所谓的“西藏解放斗争”，但实际情况与此相反。

⁵⁸ 圣经，提摩太后书2:14 — “你要在神面前把这些事提醒众人，叮嘱他们不要作无益的争辩；这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宗教狂热主义其实是对宗教本身的偶像崇拜，因此必须避免。如果一个人想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他首先必须关心和平——而这一点也应该适用于所有宗教。

(187) 从理论上说，我们常常以为自己非常优秀，但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自己时，就会惊讶地发现真正的自己。我们会意识到自己其实充满缺陷，却仍然轻易地原谅自己。罪就像我们身上的一部分，它可能完全控制我们；就像一场噩梦，一只手臂把我们拖走……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砍掉那只手臂⁵⁹。

(188) 我可以证明，即使在经历了精神上的治愈之后，我仍然再次生病。我被一些负面情绪充满，并且认为这些情绪是合理的——因为它们源于他人的错误行为。我开始说出尖刻的话，形成苦涩的观点；在自以为一切正确的幻觉中，我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麻风病人”。我沉迷于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因此用语言去报复别人对我造成的伤害。但实际上，我的话伤害的是我自己，而不是我以为正在攻击的人。现在我明白，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要么是我们需要经历的，要么是我们应当承受的。过去，我对所有困难都充满反抗，只把它们看成不公正。

(189) 过度抱怨看起来似乎只是小事。然而，从灵性的角度来看，我们最严重的罪往往体现在我们的言语之中⁶⁰。一切事情都在天主的允许之下发生，因此，当我们抱怨某件事时，本质上就是在抱怨天主。

(190) 受苦的人往往会被自己的痛苦所分裂，因为他们会“变成”自己的痛苦。在试图重新找回完整性的过程中，他们会引发心理上的混乱。换句话说，痛苦会让我们开始质疑很多事情。这往往导致抱怨，而抱怨是一种本能的防御机制，但它其实是有害的。由于这种情况，我们会逐渐变得麻木，并认为自己有权在内心保留一些负面的东西。人类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本质上是坏的，而是我们变得麻木。正因为缺乏敏感，我们会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去指责别人，同时又宽恕压迫者。但这样一来，我们反而成了自己罪过的奴隶。

(191) 教会曾把地狱描述为永恒的惩罚，而大多数人并不相信地狱，因为他们不相信死后的生命。然而，这种情况使许多看似不公正的行为被沉默掩盖，也让那些因为他人的伤害而变得邪恶的人得不到真正的解释。

(192) 后来，当我逐渐理解地狱与炼狱的意义时，我发现我们大多数的过错其实是看不见的。即使从未在身体上杀过人，我们也可能成为精神上的“杀人者”。天主的正义是精确的，因为即使我们死亡，也未必会体验到死亡的痛苦。我也逐渐意识到，地狱并不是最终的状态，因此我开始相信轮回。炼狱是一种灵性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得到第二次机会，而这种机会只有通过再次出生才能实现。

(193) 同样地，我也意识到，杀戮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好处，就像作恶本身也不会。然而，我们的社会却由杀人者及其同谋构成。例如，巴西的监狱制度其实不应该被接受

⁵⁹ 圣经，马太福音5:29,30 — “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被丢进地狱里。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进到地狱里去”。

⁶⁰ 圣经，马太福音12:36 — “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

。许多人以为接受监狱中的不人道行为不会让他们承担精神上的责任，但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承受现实中的后果，而精神层面的后果可能更加严重。

(194) 即使你不相信死后的生命，也可以看看现实：由于我们默许这种状况，我们实际上已经把世界变成了地狱。我们被迫把自己锁在家里，因为我们允许一些人被当作动物一样对待，而现在他们反过来攻击我们。

(195) “巴别塔”利用错误的观念，让社会成员彼此伤害。虚荣就是其中之一。虚荣是一种使人失明的幻觉，因为在虚荣中，我们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同时，我们也会接受对他人的不人道惩罚，而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可能处在同样的位置。

(196) 概念的缩小和空洞化，往往是为了增加虚荣与欲望，而这些又会导致麻木，使人们与这个系统形成共谋，从而对它的滥用不再产生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系统多么糟糕，人们总是只看到它给自己带来的间接利益。

(197) 在巴西，有一句常被用来削弱概念并抹去公众记忆的话：“巴西人民没有记忆。”与此同时，大众媒体还把许多原本好的词语替换成坏的词语。除了这句话本身的暗示之外，这也是一种从人们的思想中抹去更高概念的方式——而结果就是连记忆本身也被削弱。

(198) 实际上，系统的许多行为一直在导致这种记忆的削弱，而麻木化就是其中之一。其中最强的一种方式，是让人们不再表达，因为没有被说出来的事情，就不会被记住。与此同时，一些概念被描述为“过时的”，尽管它们曾在塑造人们行为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199) 系统还通过制造一些运动来运作，这些运动把人们团结在有害的事业周围，以满足他们的归属感需求，使他们不会为了更好的理由而团结。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集体审判”：一群人聚在一起指控或谴责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在这种情况下，被谴责的人不一定真的有罪，但系统会暗示他们是有罪的，这样人们就会通过谴责他人来减轻自己的罪疚感，同时为自己开脱。

(200) 最常见的一种“集体审判”形式就是诽谤。每个参与者加入其中都有自己的理由，而不仅仅是系统所鼓励的愤怒和长期的挫败感。有时，人们想借此除掉债权人；有时，他们则是因为自己犯下同样的罪而去谴责别人。

(201)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一个非常常见的特点是自私。实际上，自私来源于一种个体化的过程，就像被扭曲的虚荣一样。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通过它，我们把自己与世界区分开，并感到自己的存在。然而，自私是这一机制的病态形式，而支配体系则通过个人主义来鼓励它。

(202) 但我在这里所提倡的一切善意，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邪恶视而不见。不是的，我们必须认清邪恶。很多时候，我们甚至需要揭露它，以免它再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尽量做到准确、真实，并提供证据——即使只是通过逻辑推理。同时，在进行这些揭露时，我们也不应被负面的情绪所控制。

(203) 当耶稣呼吁人们使用自己的感官时⁶¹，他其实是在教导人类进行判断与评估。我们必须不断地评估周围的一切。例如，对自己的评估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要和权利。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是通过评估，我们才能真正看见。如果我们在没有评估的情况下行动，那就仿佛我们并没有真正参与自己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而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只是机械地遵循仪式。

(204) 我们的判断同样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落入心理的陷阱。基督教的一大特点，就是教导人们去看、去听，并保持警觉。我们的成长和解放，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人性与善良，即使在需要严格的时候也是如此。确实，有些时候我们必须严肃而严格。但即使在讨论或争论时，我们也应该保持友善，因为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应该因此而团结，而不是因此而彼此疏远。

(205) 福音”这个词的意思是“好消息”。随着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召开，这一具有普世精神的会议让“好消息”更加清晰地被人们听见，因为团结的理念被传播开来。系统的统治者试图阻止这一好消息的传播。但既然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它终究还是会传播开来。

第三——支配之体

(206) 正如我们之前谈到的，通过投射，人类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来重建各种结构。因此，我们形成了社会体。而由于这些社会体来源于人的身体，它们往往会复制人体的结构。社会体也有类似人的需求，并且在心理上和个人一样脆弱。

(207) 另一方面，我们自身的结构是从微观层面到可见层面逐渐形成的。例如，很多人并不知道一个单独的细胞其实也有自己的消化系统，但他们肯定知道胃部消化时的感觉。同样地，在社会体中，也存在类似消化系统的结构，比如各种企业，它们负责加工食物并保障社会的基本需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普遍存在的结构：从微小的生命体一直延伸到巨大的社会系统。

(208) 在灵性层面上，我们也遵循同样的逻辑。我们是有意识的能量，而随着意识的增长，我们会变得更加统一和完整。我们来自于——并且需要——那些无意识或意识有限的身体，才能逐渐发展出个体意识。但就像语言一样，我们也需要一个群体才能存在、成长并表达意义。为了以完整的形式存在，我们需要社会体的集体意识。这些社会体可以被称为“神秘之体”，因为它们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也就是在人与人之间流动的能量。这种能量就是神秘的力量。这里最重要的认识是：在一个个体身体中，如果伤害了其中一个部分，整个身体都会受到影响。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这种神秘的社会之体中。

(209) 与这种智慧相反，并且不断表现出广泛灾难与集体不幸的，是支配之体。这种结构建立在社会破坏之上。通过各种极端主义，支配网络在社会中扩散，使人们彼此对立。这就像是灵性社会之体的反物质：它建立在一种观念上——认为为了让一个人存在或成为“唯一”，就必须让另一个人被削弱或被消除。这样的逻辑最终会导致一个空虚而停滞的社会。

⁶¹ 圣经，马太福音13:9；路加福音8:8。

(210) 巴别塔的控制者相信破坏。他们就像一些商人，为了让顾客变得更贫穷、让自己感觉更优越，竟然故意欺骗并破坏自己的客户。但把社会往后拖，其实也会把他们自己一起拖回去。最终，他们也会间接让自己变得更贫穷，因为他们正在攻击那个本可以真正让他们变得富有的源头。他们的生活就像小偷一样：依赖着一种随时可能消失的不稳定财富。

(211) 巴别塔会给出错误的建议，并把现实翻译成错误的版本，只要有人愿意听。大众媒体所传播的虚构形象，把人描绘成温顺而和平的样子。但没有人敢承认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种集体奴役之中。然而，如果你去问一个孩子，她往往会直接说出真相：奴役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人们就已经在选择自己的角色——要么成为奴隶，要么成为监工。

(212) 在这个系统中，集体思想被病态的观念所毒化。例如，纳尔逊·罗德里格斯（Nelson Rodrigues）⁶²曾因一句话而出名：“不是所有女人都喜欢被打——只有正常的女人才喜欢。神经质的女人才会反抗。”我曾经不得不忍受一个男人的殴打，因为我没有办法离开那所房子——而我非常憎恨这种情况。如果我反抗，情况只会更糟，因为他比我强壮得多。直到后来我终于设法离开。在那之前，即使我向别人求助，人们也只是说我一定是喜欢被打，然后开始围绕这个话题进行一些哲学式的讨论。我们必须说清楚：神经质的人是攻击的人，而不是自我防卫的人。

(213) 这个系统通过操控思想来控制人们，本质上是在问一个问题：“你是我们这一边的吗——那些所谓的‘优越者’？还是属于另一边——那些被我们压迫的‘劣等者’？”于是他们创造出一些影子法律，让人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去奴役别人，要么自己成为奴隶。这种逻辑把人们分裂成互相敌对的群体，但他们仍然通过这些思想被系统连接在一起。

(214)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天生都具有一定的支配倾向。我们都会互相影响，也常常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会去剥夺别人的权利。然而，“所有人都如此”的这种观念，正是支配体系得以存在的基础。

(215) 一个只会制造冲突的观念的典型例子是这句话：“不公正的特权不属于想要它的人，而属于能够夺取它的人。”但事实上，没有人真正“能够”这样做。支配者所说的“能够”，其实只是指机会，就像那句俗语：“机会造就小偷。”但机会并不会制造小偷——它只是揭示了一个人本来就存在的倾向。就好像说，人们之所以会作恶——例如奴役他人——只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这样做。这种逻辑同样存在于男性至上主义中。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想伤害别人。确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放纵自己，但这并不会在长期上对任何人有益。仅仅因为我们能够发生性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一直这样做。

(216) 有时我们完全有机会去欺骗别人——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有时我们有机会去杀人——在刑法中这被称为具备动机和机会——但我们依然没有这样做。即使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现在我可以这样做，没有人能阻止我，也不会有人发现。”但我们仍然不会去做，因为我们不愿意这样做。也就是说，我可能拥有机会，但我并不想利用它。

⁶² 内尔松·罗德里格斯（Nelson Falcão Rodrigues, 1912—1980）——巴西作家、记者、小说家、剧作家，也是社会风俗与足球评论作家。参见：https://pt.wikipedia.org/wiki/Nelson_Rodrigues.

(217) 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常常把敌基督（Antichrist）描述成一种被称为“魔鬼”的怪物。但实际上，魔鬼只是堕落的人类——那些认为自己可以在作恶之后仍然逃避责任的人。巴别塔把这种思想具体化，形成了一个由虚荣与腐败思想构成的撒旦的神秘之体。邪恶的支配者是一种人格⁶³，但并不只属于某一个人。它是一种社会人格的投射。它是一种社会人格的投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支配结构——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其中，也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为它提供力量。

(218) 因此，巴别塔通过各种网络（系统性的方式），利用策略让公民成为其行为的共同作者。实现支配的方法有很多：通过影子法律、通过劳动、通过食物、通过成瘾、通过疾病，当然也可以通过暴力。但即使支配是通过暴力建立的，它要想长期稳定，也必须依靠思想。新闻成为背景，而语言则是基础。因此，它的目标之一往往是让人们逐渐忘记暴力本身，同时仍然被这些思想牢牢束缚。

(219) 过度控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人们常常破坏自己，也破坏他人。因此，敌基督实际上是由那些捍卫反基督教思想的人所形成的网络——一种滥用控制的意识形态。它像一套平行的行为规则在运作，但却存在于法律之外。而且，反基督教的思想并不一定存在于宗教之外。事实上，宗教中常见的道德谴责往往会让人们尽可能隐藏自己的生活，从而导致他们生活在谎言之中。但这恰恰与耶稣的教导完全相反。

(220) 支配的神秘之体就像耶稣神秘之体的影子——是一种朝相反方向投射的人际关系结构。不过，很多时候，人们并不一定有意成为敌基督。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意图只是想要控制——以各种形式进行控制。因此，他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被当作“有用的无辜者”。而耶稣是解放者，任何在没有崇高理由的情况下反对自由意志的人，实际上都是囚禁他人的人——也就是与他相反的人。

(221) 我们的控制形式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而语言会在我们的整个生命中产生回响。语言是我们在精神上的“衣服”，也是塑造我们周围世界的工具。但真理是自然的道路——它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222) 法律就是语言塑造现实的一个明显例子。它让支配与真理之间的冲突变得可见。所谓的“法律之网”⁶⁴，是由许多文本组成的结构，这些文本需要彼此完美配合。本身而言，这体现了一种智慧，因为法律的目的是创造社会的和谐。因此，当法律条款之间无法协调时，就会产生冲突或漏洞。在当今的巴西法律体系中，确实存在许多矛盾，但总体趋势仍然是不断改进——逐步纠正这些不一致之处。基于这一点，我认为目前有一些非法的法律正在被遵守——它们与更高层级的法律原则相矛盾，因此本不应该存在。

(223) 错误的解释同样是一个问题。我甚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些机构中——这些机构直接或间接与国家有关，却在巴西境内不使用葡萄牙语，尽管葡萄牙语是国家的

⁶³ 圣经，约翰一书5:19 —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而整个世界是伏在那恶者手下”。

⁶⁴ 法律体系（legal framework ——指在一个社会中规范人们行为的一整套法律。

官方语言⁶⁵。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在法律行为中不应该使用任何其他语言。而这种情况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因为我们的生活几乎完全受到合同的规范。这背后的原因与我们的公民身份直接相关。因此，在巴西这个以葡萄牙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任何公司都不应该被允许用其他语言发布官方通知或提供格式合同（附合合同）⁶⁶。而且，这不仅仅影响个人——如果公民身份在大范围内受到威胁，也会削弱国家的主权⁶⁷。

(224) 在巴西，使用葡萄牙语受到法律的强力保护⁶⁸，因为这一点非常重要。然而，随着英语越来越多地取代它，读者应该明白：这里实际上存在一场意识形态战争。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外国人对权利的入侵，类似国家之间的冲突。因为如果公民无法理解语言，他们就会像盲人一样被人牵着走，只能跟随那个“牵着绳子的人”。这正好符合支配体系的目标，因为这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心理上的聋哑状态，而这种状态最终会导致社会整体的精神失明。

(225) 例如，在联邦法院中，曾经有一个名为阿波罗（Apollo）的案件追踪系统。每当系统需要显示错误信息时，它都会使用英语。这违反了在此类情况下必须使用葡萄牙语的法律规定，也把责任转嫁给了工作人员⁶⁹。这种干扰严重影响了工作的正常进行。而且，这并不是个别现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种情况在巴西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226) 支配之体同样依赖于社会之体的沉默而生存。支配者不断扩大媒体，但正如我之前所说，他们同时也在破坏沟通本身——尤其是语言。与此同时，人们在另一种意义上也不再说彼此的“语言”：那就是各个学科或职业领域的专业术语。许多领域充满了晦涩或外来的词汇。结果就是，一个人无法理解另一个人，也不信任对方，并拒绝支持各种行动。这破坏了社会之体原本积极的精神联系，从而加强了支配之体。

(227) 支配之体还依赖于社会之体的疾病而获利。就像《黑客帝国》中所展示的那样，巴别塔是一种从人类死亡中获利的系统：“死者成为生者的食物。”药店和许多行业都依靠病人获得资金。还有一些人会从死亡中间接获利。例如，一些依靠破坏性产业获利的公司股东就是如此。但由于涉及的利益太多，很难确定所有从这种掠夺性支配中获益的人。

⁶⁵ 巴西联邦宪法第13条。来源：Planalto。参见：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constituicao/constituicao.htm。

⁶⁶ 公民身份（Citizenship）——指公民表达其政治意志的自主权。这一概念与一国的国内法密切相关，但在巴西，主要以《人权宣言》为指导。

⁶⁷ 主权（Sovereignty）——指一个国家自主表达其政治意志的能力，这一概念更多属于国际法范畴。正如国内法律会限制公民的自由一样，国际协议也会限制政府的自由。然而，正如某些法律可能与基本法相冲突而被视为非法，一些国际协议若与基本权利相冲突，也可以被视为不合法。

⁶⁸ 巴西联邦宪法第13条（参见：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constituicao/constituicao.htm）；第13.105/2015号法律第192条（参见：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_ato2015-2018/2015/lei/l13105.htm）；第6.015/1973号法律第148条（参见：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leis/l6015compilada.htm）；第12.686/2012号法律第2条（参见：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_ato2011-2014/2012/lei/l12686.htm）。

⁶⁹ 第13.105/2015号法律第192条——“在所有诉讼行为和程序中，必须使用葡萄牙语。”参见：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_ato2015-2018/2015/lei/l13105.htm。

(228) 战争同样是支配者传播恐惧、以“反恐”为借口使用武力并从中获利的黄金机会。于是，恐怖主义本身反而变成了一种制造恐惧的借口。有时，他们甚至以“捍卫真理”为名发动战争。但事实上，真理并不需要战争才能存在。它只需要在某个地方被说出来，一旦如此，它就会自己传播。没有战争时，真理才是自然的发展方向。因此，真正的目标应该是中和冲突——正如耶稣所提出的那样。真理一旦被揭示，就会中和冲突并恢复社会的平衡。

(229) 支配者利用战争实施全球恐怖主义的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禁毒战争”。它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消除毒品成瘾，而是为了垄断毒品并从中获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谎言与恐惧的游戏是如何运作的。

(230) 纪录片《The Culture High》显示，在美国这场战争开始时，曾经发起了一场全面的宣传运动，用来妖魔化大麻。在社会的关键压力点上，人们被不断灌输各种“噩梦式”的信息，以此动员整个社会反对大麻，好像它是一种普遍的邪恶。这个系统依靠传播谣言、假新闻和误导性的广告来推动这一行动。

(231) 例如，他们散布一种说法：大麻会让女性的乳房变大，也会让男性的睾丸变大。在当时，这被描述为一种会让女性蒙羞、并让男性失去男子气概的事情。在一段视频中，他们甚至展示了一个孩子的形象——骨头仿佛融化了一样，瘫在沙发上。而骨骼发育正是儿童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这一切都是妖魔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些信息足以在任何缺乏信息的人心中引发恐慌。因此，这场战争开始时的第一步，就是清空图书馆中关于大麻的资料。

(232) 由公司和各种法人机构对信息进行控制，是这个系统的重要策略之一。企业通常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政府保持共谋关系，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就依赖于官僚机构的批准。这意味着，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它们就处在某种控制之下。正因为如此，它们也会试图影响并选择那些在政府中掌权的人。

(233) 另一方面，如果一家公司没有一个明确的负责人，那么在作出决策时必须与很多人协商，这会削弱其整体的“人格”。这种缺乏明确性格的结构，会为邪恶提供空间，因为邪恶往往更简单，也更容易被更多人利用。支配者把社会之体这种薄弱的性格视为加强自己力量的机会。因此，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局面是：一个软弱的权力结构控制着其他更加软弱的结构，并且始终把恐惧作为支配的工具——哪怕只是对失去工作的恐惧。

(234) 耶稣曾教导彼得，当他让彼得在水面上行走时，恐惧正是信仰的反面；而彼得因为害怕而开始下沉⁷⁰。

(235) 耶稣还向我们展示，在面对邪恶时，不仅要摆脱恐惧与愤怒，还要以平衡与准确的时机行动。他并没有改变任何一条犹太律法，而只是指出这些律法内部的矛盾，并揭示出在它们之上的更高原则，从而瓦解了其中隐藏的邪恶。因此，通过耶稣所启示的上帝的标准非常重要：他确立了爱与宽恕的首要地位。

⁷⁰ 圣经，马太福音14:30-31——“但他一见风浪就害怕，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就呼叫：“主啊！救我！”耶稣马上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

(236) 他仅仅通过指出一点，就带来了一场革命：全部律法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条诫命⁷¹——它们写在《圣经》的《申命记》6:5和《利未记》19:18中。与此同时，一些犹太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尽管他们同样拥有禁止杀人的宗教诫命⁷²，并认为自己是精神上高尚的民族——却仍然在以宗教的名义杀人，这反而显示出他们的原始状态。

(237) 例如，如果耶稣在安息日行事，犹太人就会与他争论不休。但这种争论其实是一种虚伪⁷³。因为如果他们自己的牲畜在那一天走失，他们同样会立刻去救回来。面对真实的需要，人不可能完全什么都不做。耶稣指出了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安息日的设立是为了服务人，而不是人去服务安息日⁷⁴。事实上，每周休息一天只是证明我们不是奴隶的最低标准。理想的情况是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时间，并且每天都要有真正的休息。

(238) 看起来，犹太人对安息日的争论，很可能更多与控制有关。直到今天，支配者仍然试图阻止人们把时间用于自己。例如，一个建筑工人如果每周有一天为自己工作，他就可能自己建造一座房子。那样一来，人们就不会再相信只有富人才能拥有漂亮房子的幻觉。

(239) 在耶稣离开人类历史舞台不久之后，犹太人便经历了战争，而这些战争直到今天仍然在延续。仅这一点就应该让他们明白：一个沾满鲜血的安息日并不神圣。他们仍然在为自己双手沾染耶稣的鲜血而付出代价⁷⁵——这一事件在他降临之前就已经在《圣经》中被预言，并且有成千上万的人见证过⁷⁶这一点本应让所有人清楚地看到：他就是上帝真正的基督。

(240) 说到“沾满鲜血的手”，还值得提到另一个争论——犹太人的洗手仪式⁷⁷。耶稣并不是反对洗手，但在现实生活中，不洗手与人们每天面对的更严重问题相比，其实

⁷¹ 圣经，马太福音22:36-40“老师，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呢？”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和它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全部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

⁷² 犹太人与基督徒共享摩西律法——圣经，约翰福音7:19——“摩西不是曾经把律法传给你们吗？你们竟然没有一个人遵行律法。你们为什么想要杀我呢？”（参见：出埃及记20:13；申命记5:17）。在伊斯兰教中，禁止杀人的规定见《古兰经》麦德那章5:32。

⁷³ 耶稣指出，那些指责他违反安息日的人是虚伪的，因为有些事情必须立刻去做。他所做的是必要之事，而不是工作，因此并没有违背安息日。圣经，马太福音12:11-12——“耶稣回答：“你们当中有哪一个，他仅有一只羊在安息日跌进坑里，会不把羊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贵重得多了！所以，在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

⁷⁴ 圣经，马可福音2:27——“耶稣又告诉他们：“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并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⁷⁵ 圣经，马太福音27:25——“群众回答：“流他的血的责任，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吧。”

⁷⁶ 圣经，诗篇2:1-12；以赛亚书53:7-9——“他被虐待，受痛苦的时候，他并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屠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面前寂然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受拘禁和审判以后被带走；至于他那个世代的人中，有谁想到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被击打，是因我子民的过犯呢？虽然他从来没有行过强暴，他的口里也没有诡诈，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但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⁷⁷ 圣经，马可福音7:5——“法利赛人和经学家问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行古人的传统，用不洁的手吃饭呢？”

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耶稣直接称他们为伪君子⁷⁸。如果连干净的水都没有，人们又怎么洗手呢？更重要的是吃饭，还是洗手？而这里还有一个讽刺之处——本丢·彼拉多也曾“洗手”⁷⁹。那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行为，说明洗手并不能洗净人的灵魂。

(241) 按照预言，耶稣本应作为一位正当的君王登上世俗的王位，但他却被自己的人民以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出卖——那些自称神圣的人，其实却非常容易愤怒。他们甚至称耶稣为“撒玛利亚人”⁸⁰，把这个称呼当作侮辱，仅仅因为他与撒玛利亚的人交谈。

(242) 巴别塔是一个消灭反对者的系统，但它却无法杀死耶稣。看见耶稣的人，看见了光；即使没有亲眼见过他的人，只要转向他，也能看到隧道尽头的光——看到邪恶终究有出路。如果他没有复活，没有一个使徒会有勇气从藏身之处走出来讲述他的故事。但正因为他复活了，才有成千上万的人愿意为他献出生命。

(243) 一般来说，人们并没有以应有的谨慎去阅读《圣经》。正确的阅读方式是认识到：耶稣的话在层次上高于其他一切文本。如果人们忽视这一点，就可能把犹太传统的思想看得比基督教的思想更重要。然而，历史本身已经被分为基督之前——旧约，以及基督之后——新约。他的到来更新了整个人类。

(244) 在《圣经》中，任何与耶稣的话相矛盾的内容都应该被放弃，因为当他提出那两条核心诫命时，他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点。毕竟，《圣经》也讲述了人类堕落的故事——当人类杀死耶稣的时候⁸¹。这一故事直到今天仍然在继续，也许是因为人们仍然执着于过时的教导和古老的报复法则。

(245) 人类的发展是循环式的，由不同的进化阶段组成。而现在，我们似乎正被困在其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时代，我们仍然没有超越耶稣所说的“淫乱的一代”——一个由说谎者和伪君子组成的时代⁸²。婚姻中的通奸正是这种世代的象征。而直到今天，这种行为仍然像基督之前一样被轻易地传播，只不过现在传播它的是敌基督的力量。

(246) 但似乎人类进步的这种停滞正在接近终点——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临界点。邪恶变得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具有侵入性。它分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诱惑年轻人，甚至压迫法官，从而间接压迫他们所服务的人民。它掏空词语的意义，以削弱精神智慧——

⁷⁸ 圣经，马可福音7:6-7——“耶稣对他们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这班伪君子所说的预言是对的，经上记着：‘这人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把人的规条当作道理去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徒然。’”

⁷⁹ 圣经，马太福音27:24——“彼拉多见无济于事，反会引起骚动，就拿水在群众面前洗手，说：‘流这人的血，与我无关，你们自己负责吧。’”

⁸⁰ 圣经，约翰福音8:48——“犹太人对耶稣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的，不是很对吗？’”

⁸¹ 圣经，约翰福音7:20——“群众回答：‘你是鬼附的，谁想要杀你呢？’”

⁸² 圣经，马太福音12:39——“但耶稣说：‘邪恶和淫乱的世代寻求神迹，除了约拿先知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了。’”

——而精神智慧本应是人类力量的来源。社会的紧张已经被推到人们所能承受的极限，而真理就像一座即将决堤的水坝——它已经开始渗出，并迅速传播。

(247) 与此同时，如果一个人想要活在真理之中，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人必须面对现实，而这可能会带来痛苦。但如果不这样，就好像根本没有真正活过。活在真理中意味着真正成为自己，像一个在自己生命中拥有主权的国王。活在谎言中则像一个暴君——总是按照别人的期待行动；或者更糟，像一个仆人，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

(248) 如今，系统的支持者常常嘲笑过去的世代，并傲慢地宣称他们自己以及这个系统都已经“进化”。但奇科·泽维尔曾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耶稣的时代，“魔鬼”这个词的含义其实比一些现代宗教所宣讲的更为平衡和公正⁸³。把魔鬼描述成一个与上帝对抗、像神一样的力量，其实是一种中世纪遗留下来的观念。

(249) 中世纪所植入的宗教思想，其实是一座巨大的意识形态监狱。教会领袖宣讲一种几乎不允许人真正生活的生活方式。他们会说：“吃东西如果带着快乐，那就是贪食。”“如果没有结婚就发生性关系，那就是淫乱。”“如果笑得太多，那说明你是愚蠢的。”而最糟糕的是，他们还说：“如果你不服从教会，你就会在地狱之火中燃烧。”然后，他们又把国家交给国家去烧死——在那一刻，他们自己同时扮演了魔鬼和地狱的角色。

(250) 在那个时代，人们似乎像穿着紧身束缚衣一样生活——只不过少了那件真正的束缚衣。或者也许连这一点都不缺。只要看看当时人们被迫穿的衣服就知道了——那些服装几乎就像监狱一样。例如，圣女贞德（Joan of Arc）被处以火刑，其中一个主要理由竟然是她穿了裤子。她“像男人一样行动”⁸⁴，只是为了能够参加战斗。尽管她是民族英雄，她的审判仍然清楚地表明：整个制度的设计，就是为了让女性始终处于服从地位。

(251) 反女性主义（antifeminism）实际上是一种虚伪的方式，用来维持女性的奴役状态，并把这种控制扩展到整个社会。因此，这种思想被掌权者大力推动。你是否想过：耶稣并不是反女性主义者这一点意味着什么？这甚至可能正是他们迫害他的原因之一⁸⁵。但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很少公开谈论这一点，因为一旦说出来，就像揭开了一个被隐藏了几个世纪的秘密。

(252) 只要看看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明白了：他医治了一位患有血漏的妇人；他与一位曾经与多个男人有关系的撒玛利亚妇人交谈；他没有谴责行淫的妇人。⁸⁶不仅如此——他还与女性交

⁸³ 《新福音》（Boa Nova），作者弗朗西斯科·坎迪多·泽维尔，由翁贝托·德·坎普斯口述，第7章《与邪恶的斗争》，第50页——“当时，人们从其本义理解‘魔鬼’一词。按照这个词的准确含义，它指与善对立的存在，象征一切阻碍人们接受福音的恶念，以及那些过着邪恶生活、反对纯洁生活目标的人，而这种纯洁生活本应成为福音追随者的特征。”

⁸⁴ 一种对女性带有偏见的表达，指那些发型或穿着类似男性的女性。

⁸⁵ 圣经，路加福音23:28——“耶稣转过身来对她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儿啊，不要为我哭，却要为你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

⁸⁶ 圣经，路加福音10:40-42——“马大被许多要作的事，弄得心烦意乱，就上前来，说：‘主啊，我妹妹让我一个人侍候，你不理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主回答她：“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操心忙碌，但是最需要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分，是不能从她夺去的。”

谈，并与她们单独相处，尽管在当时的犹太社会中，男女之间有严格的隔离。直到今天，在一些犹太文化和穆斯林文化中，这样的接近仍然被视为不合适。甚至还有一个场景：耶稣在教导马利亚和马大，而马大则忙着整理家务。

(253) 因此，在这种支配结构中，很大一部分力量实际上来自被压迫的女性，而被奴役的人群则构成了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她们的解放却拥有解放整个人类的力量。这也正是为什么“Matrix（矩阵）”这个名字如此适合用来形容我们的系统——因为“matrix”原本就有“孕育之处”的含义，与母性相关。这个系统就像一个具有压迫性的母体在运作，而母亲本身又被压迫，从而被迫转化为压迫者。

(254) 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现在生活在信息时代，而信息会留下证据。这一点在知识与信仰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力量。在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时期，统治者只需要把所有违背他们利益的书籍烧掉即可。但现在，不同方向的思想都在运转。即使是这本书，也无法被阻止——它已经以实体和数字形式被广泛传播。因此，如今真理将不再容易被压制，甚至可能已经无法被压制。

(255) 由于对社会的控制长期通过性控制来实现，女性形象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妖魔化过程。根据露西亚（Lúcia）——法蒂玛奇迹中三位儿童灵媒之一——的描述，圣母玛利亚显现为一位美丽的年轻女性，看起来大约十二到十五岁。她穿着一条贴身的及膝长裙，披着一件刚好覆盖裙子的披风——长度并不更长。这位灵体还佩戴着饰品：白色衣服上有金色装饰，戴着王冠、耳环和项链。然而，天主教会却压制女性化的表现，并重新塑造了她的形象：把她描绘成一种沉闷的形象——丑陋、年老、顺从、没有饰品，衣服也几乎像罩袍（burqa）一样保守。

(256) 规定女性必须穿什么衣服，是历史上最古老、最严厉的压迫形式之一。因此，压迫者歪曲了玛利亚的形象——剥夺她的价值，并给她穿上限制性的服装。他们也杀害像圣女贞德这样的解放女性。而如今，在巴西，时尚潮流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常常过度性化，让女性以一种被物化的方式暴露自己。这同样是一种监狱。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女性观，就必须摆脱时尚的独裁。

(257) 如果想理解什么是时尚独裁，只需要看看古代埃及、罗马或旧时犹太传统的艺术描绘——他们的服装几乎都是机械式统一的。这种情况在今天仍然存在，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除非他们决定挑战这个系统。同时，审美标准往往只赞美一种外貌，却贬低所有其他类型。因为人们感到自己被低估，于是不断追逐被推广的标准。而他们周围的人也会施加压力，让他们服从——因为大家都被困在同一个循环之中。

(258) 与这种时尚独裁有关的一个例子是“焚烧胸罩运动”（Bra Burning movement）⁸⁷——那是一场抗议，女性反对社会把她们当作性对象的方式。直到

⁸⁷ 又称“美国小姐抗议”——这是一次发生在1968年9月7日、1969年美国小姐选美比赛期间的示威活动，约有200名女权主义者和民权活动者参加。该抗议由“纽约激进女性”组织发起，她们在大西洋城木板路上设立“自

今天，胸罩仍然被视为一种社会规范——仿佛只有穿着它，女性才会被认为是“体面”的。因此，这个系统歪曲了这场抗议以及女性主义的意义，把它描述成女性只是要求获得放纵性行为的权利。

(259) 这个系统不断运作，试图阻止人们意识到：这一切其实都不是自然的。因此，支配结构常常会劫持其对手的象征——就像现代主义提出的文化人类吞噬（cultural anthropophagy）⁸⁸。概念那样。系统就像一个腹语师，把自己的话放进人们的嘴里，让他们以为那是自己的声音。

(260) 我个人也曾经感受到这个系统的影响。我曾和一些男人交往过，不止一次。除了总是试图控制我穿什么衣服之外，他们每个人都要求我替他们做所有的家务——仿佛我天生就应该成为他们的双手。但如果所有人都在外面工作，那么家务也应该由所有人共同承担，例如做饭、洗自己的碗和衣服，以及使用完浴室后把它保持干净。在飞机上，乘客都会被要求用刚用过的纸巾把洗手池擦干净——同样的礼貌在家里也应该存在。这样的个人责任非常重要，即使双方约定由女人留在家、男人外出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劳动也应该获得报酬——而且她也有权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在工作八小时之后结束工作。她并不是在那里无限制地为他服务。

(261) 善有善报”（Kindness begets kindness）⁸⁹ 这句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词语的意义如何被劫持——原本是为了表达基督教的善意，却被用来破坏基督教的神秘共同体，并加强支配体系。在基督教的语境中，这句话本应表达善意的互相回应。但在大男子主义之下，女性的善意却被扭曲成一种奴役工具。在这种关系中，善意不会带来善意——反而带来剥削。家务劳动正是迫使女性进行无偿、无止境劳动的主要手段之一。善意被混同为顺从，但这并不是基督教真正的教导。

(262) 这也正是为什么“通过欺骗获得成功”这种观念经常被男性角色所传播，例如喜剧人物迪迪·莫科（Didi Mocó）⁹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但实际上，如果我试图列出所有传播这种思想的角色，这本书都不够写。这说明这种观念已经制度化地深入社会之中。

由垃圾桶”，将象征女性束缚的物品投入其中，包括胸罩、发胶、化妆品、束身衣、紧身胸衣、假睫毛、拖把等。来源：维基百科。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ss_America_protest。

⁸⁸ 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提出，巴西文化会吸收支配性的符号。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支配力量吸收各种对立意识形态的符号。因此，在这里，这一概念指的是支配所进行的“文化吞噬”。《食人主义宣言》可参见：https://pib.socioambiental.org/files/manifesto_antropofago.pdf。

⁸⁹ 这是若泽·达特里诺最著名的一句话——他被称为“善意先知”（Profeta Gentileza），是巴西一位城市公众人物。他类似一位传教者，20世纪80年代因在里约热内卢一段约1.5公里长的高架桥下，用绿色和黄色（巴西的主要颜色）写下独特标语而闻名。他身穿白袍、留着长胡子，一边行走一边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并提出对文明问题的另一种思考。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他特意站在各国代表必经之处，呼吁人们以善相待，并将善意传播到全世界。来源：维基百科。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ntileza>。”

⁹⁰ 迪迪·莫科（Didi Mocó）——由巴西喜剧演员雷纳托·阿拉冈创造并饰演的角色。他同时也是演员、制作人、导演、电视主持人、歌手和作家。来源：维基百科。参见：pt.wikipedia.org/wiki/Didi_Moc%C3%B3。

(263) 在基督教的第二条诫命——“爱人如己”——中，关键在于“如己”这两个字。这表明基督教所教导的是相互的关系，而不是奴役。这才是善意的真正含义：它必须是互相的。每个人都需要给予善意，也需要接受善意——只有这样，人类世界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264) 从全球范围来看，对信息的控制清楚地表明：存在着一种全球化的支配结构。例如我之前提到的藏传佛教僧侣的大屠杀，就是这样一个被隐藏的历史。事实上，这个事件在巴西几乎没有被提及，这说明中国的支配影响也已经延伸到了这里。我在纪录片《达赖喇嘛的十个问题》（10 Questions for the Dalai Lama）中看到的真实影像令人震惊，而这样的事情本不应该就这样从历史中消失。

(265) 在纪录片的一段画面中，中国士兵把僧侣排成一排，用止血带逐个勒住他们的脖子——几秒钟内就让他们死亡。在另一段画面中，一名士兵抓住一位僧侣的手，对他进行折磨，强迫他向另一个人开枪。我之所以看到这些画面，只是因为那时我失眠——那部纪录片是在凌晨三点通过GNT电视台播出的。后来，当我再次观看同一部纪录片时，那些画面已经被删除了。

(266)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很多事情！有一次，当我在传播“双六理论”（Theory of Double Six）——这是我稍后会讲到的一个故事——时，我把一张宣传单递给了一位看起来像中国人的亚洲男子，他似乎可能与黑社会有关。

(267) 除了恐怖主义之外，不诚实也是支配意识形态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这一点可以在潘多拉的盒子（Pandora's Box）⁹¹，的神话中看到，它可以被视为亚当与夏娃故事的一种意识形态续篇。在亚当与夏娃的故事中，人类因为追求知识而希望像上帝一样。而在潘多拉的盒子神话中，支配者更进一步——他们宣称自己成为了神，因为他们控制并垄断了知识，然后把知识本身称为“邪恶”。然而我们真正看到的，其实是“隐瞒真理所带来的邪恶”——这些邪恶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本应属于所有人的知识被锁起来了。即使这种行为在法律上被允许，它仍然是一种不诚实。

(268) 即便如此，面对这样一个建立在无知和缺乏真正智慧之上的社会现实，我们也不应该失去信心。恰恰相反。正如企业家常说的那句话：“每一次危机都是一次机会。”而现在这个时代，早已在一些最著名的人类预言中被提到。这是一个转折的时代，是我们历史中的一次重大变化。其中包括《圣经·启示录》中的预言，以及“红凤凰的重生”（Rebirth of the Red Phoenix）⁹² 的预言——我接下来会简单谈到它。

⁹¹ 潘多拉的盒子（Pandora's box）——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器物，与赫西俄德约公元前700年的作品《工作与时日》中关于潘多拉的故事有关。传说她因好奇打开了丈夫托付保管的容器，从而将灾祸释放到人间。来源：维基百科。参见：https://pt.wikipedia.org/wiki/Caixa_de_Pandora

⁹² 红凤凰预言（Red Phoenix Prophecy）——这里指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失落智慧。该预言由一种被称为“Tsipás”的占星者撰写，收录于1929年的文献《龙年与木之年发生的事件》中。预言称，那些被称为“秘密知识之主”的神秘智者将会被杀害，这些人掌握着关于传说中失落大陆——利莫里亚和亚特兰蒂斯——以及人类未来的真实历史。我认为这很可能已经发生，因为他们的许多其他预言都已应验。他们还预言，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知识将在名为“O Fu Sang”的土地上重生，即巴西。参见：<https://www.encontroespiritual.org/bartigos/misteriosmagia/misterios01.html>

(269) 藏传佛教中关于红凤凰的预言（1850年）准确地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33年的去世⁹³、1950年5月对西藏的入侵，以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流亡。这位达赖喇嘛直到今天仍然生活在印度的流亡之中。根据这个预言，我们的社会现实会走向深度的衰败其实是可以预料的——因为凤凰必须先火中化为灰烬，才能再次重生。这象征着人类社会智慧几乎完全崩溃，然后在此之后重新获得彻底的更新与重生。

(270) 但要让这一切真正发生，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都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需要驱散内心的恐惧，让真正的自己诞生出来。去寻找属于你的真理。其实你早已知道它，因为它自然地存在于你的内心之中，是无条件的。它是生命之光，是存在于你内心的上帝。

(271) 而与你一起，一个新的世代将会崛起——自由、坚强、有力量，超越一切国家，不再受到压迫。这个“国家”的领袖——红凤凰——就是耶稣基督：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满身鲜血的人。他所代表的思想总会再次兴起，因为它从未真正死去。他将终结这一场闹剧，因为那些自称为“神”的人，不过是一些以不诚实方式阻挡世界前进的腐败人类。

(272) 当潘多拉的盒子最终被打开时，这一切邪恶都将成为过去。

第四——知识控制的手段

(273) 支配者通过强制力量来控制知识，但他们往往把这种控制包装成“民主的”或“心理性的”——也就是说，让它看起来像一种自然发生的事情。然而，在他们眼中，我们的现实就像一座巨大的剧场。在幕后，他们利用人们内心最深的恐惧来威胁演员，使他们在舞台上说出被要求说的话。任何不愿意配合这场表演的人，甚至可能被杀害；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会被排除在真正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之外。

(274) 对耶稣的迫害正是这种通过力量阻止人们接触知识的一个明显例子。人们曾质疑他讲话的权威⁹⁴，而在他被杀害之后，他的追随者也遭到威胁甚至被杀。但耶稣曾接触到大量民众，以一种真正民主的方式传播知识。对此，系统采取了一种假装让步的策略：它劫持了基督教的声音，用自己的语言和版本去传播它，实际上却让真正的声音沉默了。

(275) 一旦支配者决定了哪些声音可以被世界听见，他们就会转向所谓的“民主式”和心理层面的控制。舞台上被说出的语言，在催眠式的影响下，塑造着整个观众群体的思想。而事实上，生活在一个由谎言构建的世界与被催眠之间的界线是极其微妙的。知识为我们塑造现实，而支配体系则按照自己的利益重新书写现实。当人们接受了这种被制造出来的现实之后，他们自己也会开始向那些被排斥的人施压，让他们服从这种所谓的“民主控制”。

处的这个时期，知识将在名为“O *Fu* *Sang*”的土地上重生，即巴西。参见：
<https://www.encontroespiritual.org/bartigos/misteriosmagia/misterios01.html>.

⁹³ 达赖喇嘛（The Dalai Lama）——是喇嘛教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西藏的国家元首。

⁹⁴ 圣经，马太福音21:23——“耶稣进了圣殿，正在教导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前来问他：“你凭什么权柄作这些事？谁给你这权柄？””

(276) 支配者通过引导和操控知识来塑造人们的观点和行为。米哈伊尔·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⁹⁵ 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⁹⁶ 中谈到，语言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用来维持统治阶级的思想。事实上，这些人不仅仅是统治者，更是支配者。

(277) 通过语言进行支配的一个例子，可以在“贞洁”与“放纵”这两个概念中看到。女性被要求保持贞洁，这在心理上等同于一种阉割。而男性则被期待表现出放纵的行为，这既使他们失去人性的完整性，也让女性更容易被控制。

(278) 随着时间的推移，“放纵”⁹⁷ 这个词逐渐吸收了不诚实和不忠等含义。社会对男性放纵的这种文化期待，鼓励了多配偶关系。即使某些文化认为这种关系是坦诚的，它仍然不可避免地会滋生不诚实。在缺乏真正承诺的关系中，人们往往通过谎言来避免冲突。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脆弱和表面化。

(279) 《圣经》甚至暗示，多配偶关系可能是导致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敌对关系的原因之一，而这种敌对关系在今天则表现为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根据圣经的叙述，亚伯拉罕的第一位妻子因为认为女仆在生下孩子后态度发生了变化，于是要求他把女仆夏甲和她的儿子赶走⁹⁸。这个家庭冲突使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成为敌人：一个来自他的妻子，另一个来自他的女仆。后来，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成为阿拉伯人的祖先，而妻子的儿子以撒则成为犹太人的祖先。如今，犹太人的主要敌人并不一定只是阿拉伯人，而是穆斯林——也就是伊斯兰教的信徒，而伊斯兰教正是在阿拉伯民族中产生的。

(280) 多配偶制对于婚姻来说是一个不良概念，就像放纵 (promiscuity) 对于人际关系来说也是一个不良概念一样。然而，由于放纵会暂时把身体连接在一起，然后又彻底把人分开，它就成为支配体系的一种利益。因此，各种概念被操控，用来推动放纵——而这种放纵同时又会带来道德上的谴责。

(281) 如果我们想要达到精神上的天堂，就需要真实而健康的概念。那种状态会在我们摆脱心理监狱、发现自己最好的一面时出现。因此，作为放纵的对立面，贞洁 (chastity) 可以成为关系中的一个良好概念——前提是这个词不会被夸张地定义。在这种意义上，贞洁就是指一个人在关系中拥有纯洁而诚实的情感。

(282) 当我们排除极端理解时，贞洁是一种重要的态度。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之所以成为一个例外，是因为她的性贞洁确实达到了极端程度。但这是为了实现预言中所写的事情⁹⁹。从她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一种智慧：当一个人不被性所束缚时，反而更容易达到真正的性自由。

⁹⁵ 米哈伊尔·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 1895—1975) ——俄罗斯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学者，主要研究文学理论、伦理学和语言哲学。来源：维基百科。参见：en.wikipedia.org/wiki/Mikhail_Bakhtin。

⁹⁶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可在以下网站下载：https://monoskop.org/images/8/86/Volosinov_VN_Marxism_and_the_Philosophy_of_Language.pdf

⁹⁷ 这里仅指性滥交。

⁹⁸ 圣经，创世记21:9-17。

⁹⁹ 圣经，以赛亚书7:14——“因此主自己必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她要给他起名叫‘马内利’。

(283) 然而，支配者也歪曲了贞洁这一概念，把它变成对人进行心理性阉割的工具。他们依据一种观念，认为所谓的原罪就是性行为。但这种说法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写明，而且如果这样理解，就等于谴责所有人——因为除了极少数例外，我们所有人都是通过父母的性结合出生的。

(284) 支配者对概念的扭曲对他们特别有用，因为它为使用强制力量提供了理由。社会的视角因此被塑造，从而影响并削弱人们的抵抗能力。思想就像看不见的牢笼。正因为如此，在整个20世纪，许多哲学著作都提出了具有解放意义的思想，但它们并没有真正解决自己所描述的问题——因为它们缺乏精神智慧（spiritual intelligence），而这种智慧正是系统所阻断的。

(285) 例如，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¹⁰⁰ 在分析女性与男性关系时，经常使用亚当与夏娃的故事。但当她的推理被这一叙事限制时，这反而成为她学说中的一个障碍。如果以基督教第二条诫命为基础，就可以指出：男性对女性的优越地位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当的状态。这一诫命属于更高层次的概念——如果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理解并应用它，人类将会变得更加人性化，也因此更加自由。

(286) 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¹⁰¹ 实际上描述的正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现象。他研究了权力在最微小层面的运作方式，这就是他所称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 of power）。他通过人与人之间力量的作用方式来解释这些控制机制——因此称为“微观物理学”。他特别强调，知识是如何被制度化的，并以一种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运作——而实际上，这些人更准确地说是支配者。

(287) 知识被制度化——也就是说被系统所吸收——然后以扭曲的形式强加给社会大众，从而成为行使或垄断权力的一种方式。想一想，当知识与真理被分离时会造成多么巨大的伤害。福柯把真理相对化，仿佛普遍真理不可能存在。然而，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在权力背后，本应存在真理——而真理并不是相对的，它是数学般精确的。但现实中存在的却是支配主义（dominism）。而支配主义并不是中性的，它是负面的。

(288) 对知识的有限传播本身也是一种谎言，因为这实际上等同于隐瞒知识。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的是传播信息，而不是把它强加给人们。例如今天，由于经济利益的原因，关于大麻的信息往往被限制在科学精英阶层之中，但对这些信息的清除却曾经是迅速而直接的。

(289) 在纪录片《The Culture High》¹⁰² 中，托德·麦考密克（Todd McCormick）¹⁰³ 提到，当时尼克松政府曾向大学寄出信件，直接命令他们把关于大麻和工业大麻（hemp）的信息从图书馆中移除。他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意图。

¹⁰⁰ 该作者的著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可在以下网站下载：
<https://newuniversityinexileconsortium.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Simone-de-Beauvoir-The-Second-Sex-Jonathan-Cape-1956.pdf>.

¹⁰¹ 保罗·米歇尔·福柯（Paul-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法国哲学家，以批判社会制度而闻名，主要涉及精神病学、医学和监狱体系，同时也因其关于性史的研究、权力理论以及权力与知识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而著称。来源：维基百科。参见：https://fr.wikipedia.org/wiki/Michel_Foucault.

¹⁰² 《The Culture High》——一部美国纪录片，于2014年9月18日在加拿大萨德伯里国际电影节（Cinefest）首映。导演：Brett Harvey；制片：Adam Scorgie。影片收集了多位专家关于大麻的观点，并讨论了所谓“毒品战争”的影响。

¹⁰³ 研究者，杰克·赫雷尔（Jack Herer）所著《皇帝没有穿衣服》（The Emperor Wears No Clothes）的编辑者。

(290)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逮捕甚至杀害贩卖者和使用者来动用武力，同时如果有人高层职位上揭露关于大麻的真相，就会被解雇和迫害。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大卫·纳特（David Nutt）教授身上，他曾在药物滥用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 on the Misuse of Drugs）任职。

(291) 这位著名科学家建立了一套16个等级的危害评估尺度，并选取了20种药物进行评估。他使用了一种名为多标准决策分析（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的计算机程序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酒精是危害性最大的药物之一，而大麻则是危害性最小的药物之一。当他公开这一发现时，他却被解雇了。给出的理由非常直接：“你必须遵循既定的说法：酒精是好的，大麻是坏的，而你把一切都搞错了。

(292) 互联网给人一种错觉，仿佛这个系统已经不再隐藏信息，也不再按照自身利益使用武力来阻止信息传播。例如，因为人们至少可以开始谈论大麻，他们就认为系统已经不再散布关于它的谎言。然而，大多数人甚至从未听说过内源性大麻素系统（endocannabinoid system）——而这个系统恰恰证明，大麻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药物。相反，人们接收到的往往只是关于它的负面信息。这与数百项以大麻为基础的医学专利这一直接证据形成鲜明对比，而且这些专利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¹⁰⁴。因此，支配者仍然通过武力、心理压力以及一种看似民主的强制方式来完全控制这一议题，并通过操纵舆论来压迫那些从大麻中受益的贫困群体。

(293) 这一切说明了知识控制是如何运作的。被隐藏的不只是某件事物的身份、意义、内容或信息。系统还通过妖魔化的方式，让社会本身去迫害那件事物——以及任何接近它的人。

(294) 近年来，人们被虚伪地告知：我们拥有思想自由。然而，支配者仍然要求人们必须拥有所谓的“发言权威”才能发声——正如他们当年对待耶稣一样。他们通过一个由受保护人物组成的网络来垄断话语，使社会只听到一种声音，从而阻止其他人被听见。

(295) 与此同时，大众也不愿意听到与系统不同的声音，因为他们误以为系统的声音就是社会共识。这正是人类进化呈现水平式发展的原因之一：我们的思想需要其他思想的回应和支持。而这种支持只有在打破虚假共识时才会出现。正是这一过程，才为形成普遍规则打开道路。如果人类至今仍然没有实现和平，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智慧的共识——一种既允许思想自由，又以良好的结果为理解基础的共识。

(296) 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揭露我们所生活的谎言体系。然而直到今天，支配者仍然虚伪地阻止人们真正聆听他的教导。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一些宗教人士对玛利亚表现出的敌意——这种态度反映出一种常常是无意识的反女性主义，它促使人们轻视女性的思想。

¹⁰⁴ 近年来，与大麻相关的专利数量显著增加。具体而言，在2011年至2020年间，与大麻相关的医疗技术领域约有570个专利族，涵盖约2200项专利文件。参见：

<https://jcanabisresearch.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42238-020-00057-7>

(297) 这一点也使人不禁思考：女性在人类知识成就中可能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她们被禁止在作品上署名，她们也许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许多发明创造。也许许多男性窃取了她们的思想，或者依赖她们的推理才完成自己的发明。

(298) 教师本可以成为改变这种由知识扭曲所形成控制体系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却被压迫——甚至几乎被过度劳动所折磨——从而被系统阻止发挥作用。因此，在各个层级上都存在着知识的障碍和心理操控。在较低层级，学生被贬低；而在更高层级，从大学开始，他们又被过度抬高，这使许多知识分子变得自我陶醉，与受过基础教育的大众脱节。

(299) 正因为如此，知识阶层往往被虚荣心所蒙蔽，并不会反抗这个系统。他们用充满虚荣的词语填满各个知识领域，以至于彼此之间仿佛在说不同的语言。于是，恐惧的语言反而获得了本应属于真理的统一性——而真理，这个高贵的未知之物，却被排除在外。

(300) 此外，缺乏对话还会使不同的知识领域形成各自的教条——也就是一些被视为不可质疑的基础观念。之所以被当作教条，正是因为它们没有与其他领域的观点进行对比和检验。学科之间缺乏对话，会大大降低社会的整体智慧，并强烈地体现出荣格（Jung）所说的那种神经质社会。

(301) 世界的知识并不是由彼此孤立的真理构成的；相反，它需要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结构才能不断完善。我们把主题划分为不同的学科领域只是为了教学上的方便，以便理解它们，但理想的状态是把这些领域重新整合起来。

(302) 例如，在这本书中，我不得不涉及许多自己并非专家的领域，并在这些领域中得出结论——而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做。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就不会拥有发言的自由。我们需要这样做，才能推动思想的进化，并达到新的思维阶段，就像爬楼梯一样一步一步向上。知识是无限的，但只有通过不断形成结论、跨越一个又一个阶段，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它。

(303) 然而，恐惧不仅减少了对话，它还通过增加禁忌（taboos）来让整个社会沉默¹⁰⁵。这些禁忌往往围绕着对人类非常重要的主题，例如性与金钱。这种情况阻碍了人从童年开始形成成熟的心智，也削弱了语言的丰富性，使人与人之间逐渐疏远。当人们触及某些被视为禁忌的话题时，他们往往会变得烦躁，仿佛唤醒了自己内心的恶魔。

(304) 禁忌源自妖魔化（demonization）。它们类似于诽谤——诽谤是对人的社会性禁令，而禁忌则是针对某些主题。系统通过妖魔化来操控人们的情绪，把偏见植入人们心中。社会会对某些本应被隐藏的事物发动舆论运动，使人们对被妖魔化的对象产生一种没有明确理由的厌恶感。

(305) 在这种情况下，听众会把自己内心的恶魔投射到被妖魔化的对象上，而不是看到它真正的性质。因此，这个过程会在人的头脑中形成许多负面的联想。

(306) 与此同时，当人们接收到他人带有恶意的愤怒情绪时，他们往往会吸收这种情绪，甚至自己也变得像“恶魔”一样，从而增加心理上的阻塞——即使他们对相关主题

¹⁰⁵ 禁忌（Taboos）——指被社会视为禁止讨论或触及的话题。

一无所知。例如，耶稣被杀的事件，就是一种充满无意识与内心恶魔的集体仪式¹⁰⁶而一般来说，仪式往往是一种嵌入文化之中的行为，在其中人们会不经反思地行动——就像犹太社会中那些集体审判式的迫害。

(307) 支配者传播恐惧语言的一种方式，是通过谎言和沉默，并借助一种艺术技巧——象征主义 (symbolism) ¹⁰⁷。这种技巧只通过暗示来表达，从而营造出一种不确定的氛围。它的原则是：“不要直接说出事物的名字。”但这样做同时也会让事物保留四分之三的神秘价值。

(308) 这种技巧常常以“赋予作品艺术性”为借口被使用，在表达中留下大量空白与谜团。然而，这种方式反而会促进谎言，因为它使人们避免直接讨论问题。

(309) 很多时候，支配者必须通过暗示来撒谎，因为当信息被刻意删去一部分时，那些被留下的空白本身就成为一种信息。为了防止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通过制造混乱和模糊概念来完成这种误导。在某种意义上，信息时代正像《圣经》中所描述的巨龙——因为它利用欺骗性的意识形态来实现控制。

(310) 而神秘感本身也会引发恐惧。例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巴西新闻把伊斯兰国称为“神秘的伊斯兰国”，这种说法暗示未知并激起恐惧。这样的命名方式实际上促进了该组织的传播，而不是表达对恐怖主义的拒绝。

(311) 类似地，在所谓的“好警察 / 坏警察”策略中，社会传播通过制造对“坏人”的恐惧，使帝国主义者扮演“好人”的角色，从而在心理上控制他们的受害者——也就是被统治者。这是因为在全球范围内，恐怖主义本身是有利可图的，它会推动价格上涨。

(312) 巴别塔体系是一种从人类生命一开始就利用消极手段来支配我们的机制。例如，在童年时期，人们需要通过看到他人与自己相似来认识自己。然而，在信息时代，从很小的时候起，媒体就鼓励一种以个人虚荣为基础的竞争观念。媒体不断暗示各种关于“谁才是优越者”的概念，直到孩子们开始产生这样的想法：“只有一个优越者，那就是我。”

(313) 在人类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在童年时期，观察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是非常必要的，但在任何阶段这都同样重要。如果缺少这一点，一些关键的心理发展阶段就会被压抑，从而使许多人走向精神失衡。他们更容易陷入存在危机，因为当他们不再把他人视为与自己相似时，他们也就看不见自己。他人正是我们认识自己的真正镜子。

(314) 支配者对信息的垄断往往以一种几乎难以察觉的方式进行。首先，他们暗示那些在大众媒体中占据显著位置的人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获得这些地位的，而不是因为与系统的利益

¹⁰⁶ 《圣母玛利亚的秘密福音》（译文为本书所译），第197页——“尽管我早有预感，但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我看到一个普通的女人，一个家庭主妇，说着恶毒的话，并握紧拳头威胁他。我看到一个曾经瘫痪、被他治好的人向他吐口水并咒骂他。我看到祭司和法利赛人彼此拥抱、欢呼，因为他们的敌人终于彻底失败了。那一刻，我崩溃了。”

¹⁰⁷ 儒勒·于雷 (Jules Huret) 对斯特凡·马拉美 (Stéphane Mallarmé) 的采访摘录，载于1893年《龚古尔日记》，第九卷，第111页——“给一个事物命名，”他在于雷的调查中说，“会剥夺诗歌四分之三的乐趣；诗的魅力在于逐渐猜测的过程；暗示，才是梦想。” 来源：https://fr.wikisource.org/wiki/Page:Thibaudet_-_La_Poésie_de_Stéphane_Mallarmé.djvu/114#cite_note-1 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oncourt_Journal.

关系。然而，系统所保护的人物形象会被大量传播，甚至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中也被不断强化，使他们成为“名人”，而其他人则被忽略。通过这种方式，被系统认可的群体只呈现出一种统一的立场，为系统的利益辩护，同时抹去其他人的存在。

(315) 一个长期被系统压制的信息例子是电动汽车——这种发明实际上已经有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然而，大众媒体却总是把它描述为一种新的发明¹⁰⁸，并把它当作保护环境解决方案。但事实上，即使在今天，经济条件较差的人群通常仍然无法负担这种汽车。

(316)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在今天，电动汽车也并不是真正的环境解决方案，因为电池污染问题以及寿命较短的问题仍然存在。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注意到生物燃料的重要性，例如乙醇燃料。然而，乙醇燃料却被征收大量税收，使它在价格上失去了与汽油竞争的能力。事实上，这种情况违背了国家利益，更像是在服务于外国利益——尤其是考虑到我们是世界上主要的乙醇生产国之一。

(317) 许多外国国家和企业的利益都与电动汽车和乙醇汽车的大规模使用相冲突，因为这两种技术都会减少石油消费。1967年，《巴西日报（Jornal do Brasil）》¹⁰⁹曾同时报道两件事情：日本正在生产电动汽车，以及以色列、叙利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间战争的重新爆发。但在巴西，战争的消息被广泛讨论，而关于电动汽车的报道却非常简短且表面化。

(318) 这种减少正面消息的过程是逐渐发生的。1967年时，至少还有关于地方和国家生产的报道。而现在，只有大城市才有地方新闻，而且内容通常不再涉及生产。如今的新闻往往只是各种思想的混合，却缺乏清晰的层次结构。

(319) 这种情况削弱了人们的社会防御机制。如果报纸能够真实地报道事实，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就像无意识在个体中的作用一样——帮助人们理解自己的环境。阅读我们生活范围内发生的事情，会增强我们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当信息具有可验证的内容时，我们就能够观察其运作机制，并对结果作出判断。但如果没有这样的信息，人们就会害怕做出任何预测，而社会的集体心智也因此变得盲目。

(320) 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因为控制者污染了我们的媒体，并开始在他们所建立的社会网络中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行动。他们的行为就像一个精神变态者（psychopath）¹¹⁰：在个人层

¹⁰⁸https://ar.wikipedia.org/wiki/%D8%AA%D8%A7%D8%B1%D9%8A%D8%AE_%D8%A7%D9%84%D9%85%D8%B1%D9%83%D8%A8%D8%A9_%D8%A7%D9%84%D9%83%D9%87%D8%B1%D8%A8%D8%A7%D8%A6%D9%8A%D8%A9_e_tamb%C3%A9m_em:_https://www.coulst.com/blog/evchargersareold

¹⁰⁹ 《巴西日报》（Jornal do Brasil）——巴西一家传统报纸，总部位于里约热内卢。由记者罗多尔福·埃皮法尼奥·德·索萨·丹塔斯于1891年创办。2010年，它成为巴西第一家完全转为数字版的报纸，但在2018年恢复了纸质发行。来源：wikipedia.org/wiki/Jornal_do_Brasil. 历史版本见：wikipedia.org/wiki/Jornal do Brasil. Historical editions available at: https://news.google.com/newspapers?nid=0qX8s2k1IRwC&dat=19920614&b_mode=2.

¹¹⁰ 精神病态者的特征（Characteristics of a psychopath）——精神病态者通常表现为人格偏离：缺乏情感、冷漠、对他人情绪不敏感、善于操控他人、自恋、自我中心，对残酷行为缺乏悔意或内疚感，并且在面对惩罚时表现出顽固不变。来源：Significados. 参见：<https://www.significados.com.br/psicopata/>

面上，他们编织阴谋，破坏受害者之间的关系纽带。一旦受害者被孤立，他们就会失去正确的信息来源，并被引入控制者的领域——因为可靠的信息实际上是通过社会互动获得的。控制者会移除人们身边的信息，只向他们提供关于遥远事件的新闻。

(321) 因此，当一个名人去世或发生一起事故时，人们几乎会感觉仿佛发生了大量死亡和事故——因为这些新闻会被反复播放无数次。这种做法强化了负面现实，使人们仿佛只从太平间、警察局、医院或消防部门获得信息，从而让社会陷入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例如失败主义。

(322) 这种负面氛围让人们始终对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处于防御姿态，却对美好的事物变得麻木。因此，人们往往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被推向消极的确定性，并不尝试阻止事情发生——仿佛被一种意识形态包围，甚至有时还会在无意中协助这些事件的发生。

(323) 为了避免这种心理控制，每个人都必须练习自我控制。此外，心理学本身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它可以作用于各种主体——无论是个人、法人、公司还是国家——因为所有这些结构最终都以人类为基础。

(324) 一种练习自我控制的方法，是通过语言给自己下达指令。例如，一个人可以对自己说：“我知道这个人会让我生气。我很快会见到他，但我会避免被激怒！”通过这种语言暗示，人们可以调节自己的身体化学反应，从而避免情绪失控。

(325) 心理自我控制的一个例子是化学伪装（chemical camouflage）。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主要通过眼神来进行一种内在的“表演”，控制自身的化学反应，以达到欺骗效果。例如，一个充满激情眼神往往可以轻易地产生吸引力。然而，这种伪装也可能影响一个人的整体人格——根据所产生的化学反应方向，它既可能改善心理状态，也可能损害心理状态。

(326) 化学伪装是一种存在于地球所有生物环境中的人类特性。支配者利用这种特性来实施隐形控制。他们以伪装的方式进入现实，表现得仿佛是“好人”。随后，通过这种表演，他们吸纳他人——往往是他们的受害者——使这些人成为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而这种控制既成为手段，也成为目的。

(327) 从法人或国家的角度来看，美国在用武力征服拉丁美洲之前，首先是通过一种“充满魅力的目光”征服了这些国家。这个国家对其他国家施加的心理控制与化学伪装十分相似。他们把自己展示为和平者，但在拉丁美洲国家，他们却往往是动乱的煽动者。

(328) 通过隐瞒信息来控制人口的一种不太被注意的方式，是让人们缺乏对权利和义务的了解——而这种情况往往是有意造成的。然而，这种状况严重削弱了人们的自我防御能力，因为我们的法律体系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推定人们知道法律。这一原则

体现在第4.657/42号法令第3条（《巴西法律规范导入法》）中，其中规定：“任何人不得以不知法律为理由拒绝遵守法律。”

(329) 请思考这一点：如果法律要求人们必须了解法律，那么国家显然也有义务向公众提供信息。当然，在大众媒体中一次性展示所有法律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但完全可以逐步而持续地向公众介绍他们的权利与义务，并在法律公布时进行报道。此外，这一条款真正的智慧在于：至少应该传播权利与义务的基本理解。如果所有媒体节目都能够说明某种行为是合法还是非法，那么这本身就会成为一种普及法律理解的方式。

(330) 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法律空缺（legal gap）”¹¹¹在第869/69号法令（Decree Law 869/69）¹¹²被废除之前并不存在。该法令的核心内容是道德与公民教育。这一法令的废除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滥用行为迅速增加时期的开始。它严重损害了大众媒体中信息传播的整体质量。

(331) 该法令第2条第“f”项明确规定了对权利与义务的理解¹¹³——这是任何法律体系的基础原则。因此，我认为废除这项规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让我惊讶的是，几乎没有人对此进行讨论。毕竟，如果权利与义务的理解没有被传播，那么就不可能存在推定知法原则。这样一来，我们整个法律体系的结构就会失去基础，因为它正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

第2条：道德与公民教育以国家传统为基础，其目标是：[...]

f) 确保人们理解巴西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并了解国家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组织结构。

(332) 与此同时，该法令第6条第“d”项要求所有社会传播活动都要围绕道德与公民教育进行协调——这自然也意味着传播权利与义务的知识。此外，公民礼仪教育本身是整个社会的民主利益，而不仅仅是军方的利益——尽管当初支持废除该法令的人正是以这一理由来为其辩护。

第6条：国家道德与公民委员会（CNMC）的具体职责包括：[a、b、c]

d) 影响并动员塑造公众舆论和传播文化的机构与组织的合作，其中包括：报纸、杂志、出版社、剧院、电影院、广播电台与电视台；体育与娱乐机构；专业协会与组织；以及印刷与广告公司等。（.....）

(333) 当这一部分法律体系被破坏之后，教育标准本身的界定也随之瓦解。这进一步混乱了我们对于广播媒体界限的理解。第52,795/63号法令（Decree No. 52,795/63）第3条——该法令用于规范广播服务（broadcasting services）¹¹⁴——明确规定，广播节目不得违背教育原则。然而，当道德与公民教育被取消之后，“教育”这一概念本身变得模糊不清，这也为资本主义者无限制地利用媒体打开了大门。

¹¹¹ 法律空白（Legal gap）——指在某种情况下没有适用法律的情形。

¹¹² 第8.663/1993号法律——废除1969年12月12日第869号法令，并作出其他规定。参见 http://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leis/l8666cons.htm.

¹¹³ 关于权利与义务的理解，也见《圣何塞协定》第32条。参见：<http://www.pge.sp.gov.br/centrodeestudos/bibliotecavirtual/instrumentos/sanjose.htm>.

¹¹⁴ 广播（Broadcasting）——指面向公众直接、免费接收的传播服务，其主要形式包括声音广播（广播电台）以及声像传播（电视）。此外，还有通过无线电信号传输的其他通信方式，例如电传。

第3条：广播服务具有教育和文化目的，即使在其信息与娱乐功能中也是如此，并被视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只有在不损害国家利益且不违背其教育与文化目的的前提下，才允许对这些服务进行商业利用。

(334) 从那时起，广播媒体中的商业利益开始压倒教育利益，甚至逐渐转而反对教育本身。随着限制的减少，利润越来越多地来自不良习惯、成瘾行为以及缺乏道德基础的生活方式。渐渐地，人们被引导去使用更加攻击性的语言，从而加剧社会的分裂。许多这样的观念通过喜剧节目传播，这些节目很快让公众习惯于对立的社会角色，并使社会变得更加冲突化。

(335) 例如，英雄形象本不应该表现出不尊重他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不应忽视权利与责任——而如果他们这样做，就应该面对真实而严肃的后果。

(336) 如今，支配者常常声称，巴西音乐中色情舞蹈和色情歌词的兴起只是因为军事独裁时期的审查制度被取消。然而，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需要被澄清。独裁时期的审查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反民主的，它与我们这里讨论的内容规范限制完全不同。事实上，在那个时期，许多优秀的巴西电影遭到审查，而色情电影却反而得到了推广。

(337) 对广播媒体设定法律限制是必要的，因此也是民主的；真正反民主的是对这些限制的忽视。更糟糕的是，根据第52,795/63号法令第2条，正是行政权力机构（Executive Branch）在授权这种不尊重法律的行为——尽管它本应负责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第2条：对一切与广播服务相关的事务进行规范，属于联邦政府的专属职责。 [...]

(338) 色情内容渗透进巴西音乐的时间比电影要晚一些——主要是因为巴西音乐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影响力。这种现象在1996年之后明显加剧，当时早期性化（early sexualization）开始逐渐扎根。一切始于巴西乐队“马莫纳斯刺客”（Mamonas Assassinas）¹¹⁵所创造的一次小小突破——他们把情色语言与儿童式语言混合在一起。这种方式为像“埃欧昌”（É o Tchan）¹¹⁶和“帕戈德公司”（Companhia do Pagode）¹¹⁷这样的团体打开了空间，使他们能够推动一种明显带有色情倾向的音乐风格。随后，其他团体也纷纷加入，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他们的策略其实非常简单：使用儿童也能够理解的语言，并通过这种方式推动过早的性行为观念——甚至包括恋童倾向（pedophilia）。而这种操控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停止。

¹¹⁵ Mamonas Assassinas——巴西流行摇滚乐队，其音乐风格融合幽默元素与多种音乐类型，常借鉴不同风格。他们不仅因歌曲歌词而走红，也因现场表演而深受欢迎。1996年3月2日，乐队乘坐的飞机在圣保罗附近的坎塔雷拉山脉坠毁，五名成员全部遇难。来源：维基百科。参见：
https://pt.wikipedia.org/wiki/Mamonas_Assassinas.

¹¹⁶ É o Tchan——巴西音乐组合，20世纪90年代因大众媒体的广泛传播而走红。其舞蹈表演由三名舞者完成，通常为两名女性和一名男性。

¹¹⁷ 该组合最著名的歌曲是《Na boquinha da garrafa》，歌词带有明显的性暗示。

(339) 此后，在广播中反复播放的歌曲逐渐被替换为公开贬低女性的歌曲。公众的性欲（libido）被各种过度刺激的技术手段不断放大。这种情况逐渐使人们对一个重要事实变得麻木：掠夺性的性行为——即某人认为可以在没有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并不是性行为，而是一种暴力行为。

(340) 这种违规行为的一个明显例子是歌曲《埃欧昌旋律》（“Melô do Tchan”）¹¹⁸，这首歌的内容实际上在暗示强奸行为。在这首歌最早的音乐视频中，制作方甚至在舞者的身体上叠加了伪造的X光影像，以突出她们阴道的位置。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破坏严重损害了巴西音乐曾经在全球享有的声誉。

(341) 除此之外——把强奸当作娱乐的一部分——还有一个事实：我们的社会在阻止这种行为方面既虚伪又无效。法律规定强奸犯应该受到惩罚，但在现实中，由于社会污名，受到惩罚的往往是受害者——无论她们是被强奸还是遭受其他形式的性侵犯。这实际上是一种利用男性力量来压迫女性的方式。

(342) 我们的法律在纸面上看起来很好，但现实却是虚假的。这个体系要么主动、要么被动地违背这些法律。正因为如此，我们仍然停留在这种野蛮状态之中。这种保护强奸犯的心态，与耶稣在世时存在的思想是同一种心态。而只要我们继续容忍这种暴力行为，我们就会用强制手段阻碍人类自身的进化。

(343) 美国曾资助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此后一直在推动对知识的扭曲、制造意识形态混乱并向民众施加权力。他们利用娱乐产业来影响和控制其他国家。通过电影，他们经常以明显的方式诋毁其他国家。在这些作品中，他们总是把自己描绘成中立、理性、平衡的一方，而把其他人表现得荒谬可笑。他们把其他文化描绘成带有侮辱性的漫画式形象，从不把它们当作平等的文化来对待。

(344) 这其实只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就像扔石头的把戏：先把一块小石头扔向一个方向，让所有人都看向那里，然后从另一边悄悄通过。建立或摧毁某种名声，往往只是为了让人们看不到自己的积极价值，从而保持分裂，更容易被控制。这正是他们对那些处于其意识形态控制之下的国家所做的事情。

(345) 事实上，扭曲信息是一项非常费力的工作——如果新闻只是如实报道，事情会简单得多。媒体完全可以报道社会和技术进步、本地可用的服务、公共机构或企业如何运作。毕竟，现实中有大量真实材料可以被分享。

(346) 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让人们被不诚实集团控制的问题，直接与精神智慧（精神智慧）和道德的削弱有关。因此，如果我们想克服这种挑战——也就是巴别塔体系所形成的监狱——

¹¹⁸ 歌曲《Melô do Tchan》（作者：Cissinho do Tchan 和 Lima，译文为本书所译）片段——“凡是完美的，我们就抓住她的手臂 / 把她带到中间 / 往上放，往下放 / 九个月你就会看到结果 / 星期天，她不去，不去，不去。”（这句常被误听为：“和我一起，她不去，不去，不去”，暗示即使女性拒绝性行为，仍会被迫接受。）

我们就必须解放我们的思想，以尽可能广阔的视角看待知识。我们必须避免沉迷于他们提供的空洞娱乐，而更多关注真实的事实。当我们的社会能够达到这种成长水平时，它才会真正获得自由。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走出这个被精心布置的舞台——在那里，我们监狱的栏杆正被当作戏剧布景展示出来。

章后—电化学通信与闭路系统.

(1) 就像著名的附言“P.S.”一样，这一部分可以被看作是《巴别塔体系》的一个“后章”。在这里，我试图对心灵的深度以及人类与语言之间亲密关系的一些方面提供一种更具体的理解。

(2) 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人类自己说出的语言，对他们的控制力往往比他们听到的语言更强。正因为如此，支配主义者（dominationists）常常通过让人们说出某些词语来行动，而这些词语最终会反过来控制说话的人本身。

(3) 在我们体内，始终存在着一种持续输入信息的系统。对我们来说，有时甚至很难分辨：究竟是词语中的能量先出现，还是词语本身先出现。词语不仅仅是一个模糊的、由社会共同约定的符号。它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同时，也具有个人化的应用。例如，“世界”这个词，永远无法完全表达“世界”的全部含义。同一个名词，根据不同的应用方式，在人的一生中可以产生无数不同的概念。一个人越成熟，他对世界的理解就会越深刻。

(4) 人类所感知的现实，本质上是概念性的现实——由各种概念所界定。整个机制其实就是：我们要么把意义赋予一个词语，要么从一个词语中抽离意义。这种过程会扩大或缩小词语的意义范围（语义场），从而使说话者对世界拥有更广阔或更狭窄的视野。当一个词在某个人的理解中达到稳定时，那意味着在“拥有意义”与“表达意义”之间达到了某种完美的平衡。

(5) 让语义场扩大或缩小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结论的形成或消失——当意义被减少时，结论也随之被删除。例如，当有人说：“对我来说，没有她，世界就不再是原来的世界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表达中，许多原本属于“世界”的意义被移除了。支配主义者经常利用这种扩大和缩小意义的机制，把各种观念悄悄植入社会之体。因此，我们有必要稍微讨论这些心理过程，并观察某些概念对我们的影响。

(6) 有一种情绪会迅速削弱结论并大幅减少意义——那就是嘲笑（mockery）。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具有极强的心理力量，并带有一种极端的否定态度。因此，它往往会把概念完全颠倒过来。嘲笑的行为与信仰正好相反——嘲笑总是与信念作对。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方式也可能有积极作用，例如帮助人们清除错误的理解。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却会阻断正确的理解路径，并传播羞辱与偏见。正因为它在传播观念方面如此强大，它成为支配主义者最常使用的工具之一——尤其是在喜剧节目中。

(7) 另一个在我们心理世界中非常重要的词语是“房子（house）”。“房子”这个词常常映射我们的心理状态。例如，心理学家荣格（Carl Jung）曾描述过一个梦：他梦见自

己身处一栋房子里，而那栋房子正是他的家。在梦中，这栋房子有地下楼层，象征着他在思想发展上的不同阶段——从人类学（Anthropology）一直到心理学（Psychology）¹¹⁹。

(8) 如果一个人梦见凌乱的房子，这可能意味着他正在经历某种心理混乱。因此，这个意象会产生许多联想，因为“房子”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它会唤起一种极其个人化的情感，而我们往往把自己的身份认同投射到其中。

(9) 与“房子”的概念相联系，每个人都会产生许多潜意识层面的意义。这些意义来自我们与这个对象或“房子”这个词相关的生活经验。因此，这个对象会携带一种由情感或创伤塑造的感觉。其他词语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但许多词语在心理层面上所承载的重量远不如“房子”这样深重。

(10) 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与我们所体验到的电性印象相对应。在我们大脑中构建思想的层层结构，会不断增强每个词语的能量潜势。与此同时，对知识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也会扩大我们理解世界的能力。

(11) 同时，由于我们与自己的语言如此紧密相连，如果在短时间内过快地关闭或删除过多结论，就会带来巨大的心理风险。我们的思想主要是通过电信号的传递来运作的。而在任何电路中，过载都是危险的。我们自身，其实也是一个存在风险的电路系统。

(12) 例如，启示（illumination）就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行为，其中往往包含某种能量过载。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人会在同一时刻得出许多结论。在儿童插图中，人们常常用人物头顶亮起的小灯泡来表示“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也可以借用这个形象。那盏亮起的灯，就像一个正在扩展的电路。而这个过程可以在更深的层次不断重复。当我们找到一盏“灯”时，就意味着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每一盏灯都像是一条新的推理路径——一条我们以前无法进入的思考道路。

(13) 我们的各种感觉，其实是身体中电化学过程的反映。这些感觉是由我们形成的化学通道所触发的——可以称为通道化过程（channelings）。这些通道就像一条条小河，运作方式类似于电线。通道越深，它对我们心理的影响也越强。这种影响既可能照亮我们的理解，也可能使理解变得更加黑暗。一切取决于这些通道是沿着积极、扩展的方向建立，还是沿着消极、收缩的方向形成。

¹¹⁹ 《人及其象征》（Carl G. Jung 著，译文为本书所译），第56页——“我在与弗洛伊德共事期间做过一个梦，这个梦可以说明这一点。我梦见自己在‘家中’，似乎在一楼，一个布置得舒适宜人的客厅，风格类似18世纪。我惊讶于自己从未见过这个房间，于是开始好奇底层是什么样子。我走下去，发现那里相当昏暗，有镶板的墙壁和沉重的家具，年代可追溯到16世纪甚至更早。我的惊讶和好奇不断增加，我想看看整栋房子的结构。于是我又走到地下室，发现一扇门通向一段石阶，通往一个有拱顶的大房间。地面由巨大的石板铺成，墙壁看起来非常古老。我检查了灰浆，发现其中掺有砖块碎片，显然这些墙是罗马时期的。我越来越兴奋。在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一块石板上有一个铁环。我把石板拉开，又看到一段狭窄的台阶通向一个类似洞穴的地方，看起来像史前墓穴，里面有两个头骨、一些骨头和破碎的陶器碎片。然后我醒了。”

(14) 在我们的核心心理机制中，有一种在发生病变时会压制意义的过程，那就是虚荣（vanity）。病态的虚荣就像一种巨大的心理绕路。

(15) 虚荣本身是个体化（individuation）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人通过自我定义，把自己感知到的特质加入到自身的人格中。就像在说：“我拥有这个特质，还有那个特质……”然而，当这一机制发生病变时，人就会过度执着于某一个特质，例如：“我是美丽的。”这种执着反而会削弱他整体人格的普遍性。

(16) 虚荣（vanity）与骄傲（pride）是两种非常接近的情感，但虚荣更与自我爱恋相关，而骄傲则更多与尊严相关。这两种情感本来都具有扩展性，但当它们变得病态时，就会转变为收缩性的情感。

(17) 我们所生活的体系——一个损害心理健康的体系——正是通过让这些情感发生病变来运作的。此外，它还会混淆骄傲与虚荣。由于虚荣被教条化地视为一种永远的罪过，这些情感就被当作一种禁忌，成为社会不愿讨论的话题。当人们不去讨论这些情感时，它们周围的心理能量就无法释放，从而形成一种紧张状态——一种消极的状态。

(18) 语义场本质上也是一种能量场。对我们来说，意义其实是一种感觉，而感觉可以携带正面或负面的能量。这些能量会根据自身的倾向聚集在一起。因此，它们会形成一些情感集群——这些集群比单个词语更大，却又比完整人格更小。如果其中的能量达到平衡，它们就会保持中性状态。但如果正面或负面的能量占据主导，它们就会变成我们所说的内在的天使与恶魔。

(19) 这些结构能够影响我们的人格，甚至把我们转变为天使或恶魔。恶魔通常反映出一种紧张情绪的积累，但它们并不总是具有明确的动机。例如，偏见（prejudice）其实就是“先入之见”——也就是在真正了解之前就已经形成的概念。它们正是内在恶魔的一种形式，源于那些在我们真正认识事物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心中的错误概念与情绪。

(20) 内在恶魔的干预可以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当这种干预开始变得严重时，它通常表现为焦虑发作，并可能进一步发展为其他心理问题。例如，在惊恐障碍（panic syndrome）¹²⁰或夜惊症（night terrors）中，个体会完全被恐惧所包围。对我们身份的这种“恶魔式”干预，其实反映的是我们对自己实施的内在恐怖主义。

(21) 正如真正的知识能够稳定社会心智一样，在个人层面上，对积极事物的信念（faith）是一种心理行为，它能够引导我们消除内在的恶魔。因此，我们确实有办法摆脱这些紧张：那就是培养一种积极的视角来看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心灵不被恶魔占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相信存在灵体，并且真的存在试图干扰我们的敌对灵体，它们也无法影响我们。

(22) 例如，嫉妒（jealousy）和羡慕（envy）就是从虚荣中产生的内在恶魔。它们是自我定义中的一种恶习，使我们去否认他人。否认，就是一种减去。人会陷入一种幻觉：仿佛只要抹去

¹²⁰ 惊恐障碍（Panic syndrome）——又称惊恐症，是一种心理状态，其特征是突然出现强烈焦虑，伴随恐惧和绝望感以及身体症状。在发作时，患者可能感觉自己将要死亡、失去控制或发疯。

他人的价值，自己就能更加突出。这种心理上的否认构成了所谓的负面自我（negative ego）。负面自我是一个通过否认而存在的自我——一种由虚荣构建的个性。但它只是一个影子，是我们真实自我的反向投影，一种存在于我们内心的次人格。

(23) 当虚荣变得病态时，我们往往很难察觉，因为一个被傲慢支配的自我总是会不断赞美自己的特质。这种感觉确实让人愉快。但与此同时，它也会倾向于摧毁一切不同于自己的事物，以便从自我崇拜中获得更多满足。实际上，这种行为源于不安全感，使我们始终对他人保持防御状态。问题在于，这不是一种健康的防御方式。它只会让我们变得具有伤害性，却并不能保证我们真的避免受到伤害。

(24) 如果一个人能够避免病态虚荣、嫉妒和羡慕，那么他就已经避免了一整套消极模式。这些情感本身也是一种化学过程，这意味着它们确实会在身体层面塑造我们的状态。如果缺乏心智纪律，即使一个人从不把这些负面情绪说出来，只是在心中默默保留，它们也会形成消极的条件反射。最终，这些条件反射会与一个人的人格混合在一起。

(25)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骄傲、病态虚荣以及负面自我之间的区别。想象一群人正在清理冰箱。一个具有健康骄傲的人可能会看着自己的工作说：“我把这个冰箱清理得很好——我在这方面很擅长！看，这个地方以前有污渍，现在已经发亮了！甚至这个标志以前都被遮住了！”在这种情况下，被关注的是对象本身——冰箱。

(26) 而一个虚荣的人在完成同样的工作后可能会说：“我把这个冰箱清理得很好——我在这方面很擅长！每当我做一件事，我总是最出色的。我很注意细节！”然后不断地谈论自己。虚荣的人不再看到对象，也不再看到他人。他这样做，是因为他需要不断定义并确认自己。

(27) 如果清理冰箱的人受到负面自我的支配，他可能会说：“我把这个冰箱清理得很好——我很擅长！要不是我，谁知道这个破东西会变成什么样？它臭得要命！大家都不想再用了！”在这种情况下，负面自我通过贬低他人来突出自己——它会减去他人的优点，只强调缺点。

(28) 如果这种自我变得更加病态，那个人甚至可能会说：“是啊，我把这个破东西清理了，但我已经不再擅长了！因为以前我清理的时候是快乐的，现在却是在悲伤中清理！”在这里，负面自我不仅减去了他人的优点，甚至减去了自己的优点。情感被拒绝和自我贬低所取代。负面自我会削弱人对自己和他人的信念。

(29) 例如，有些宗教人士对上帝怀有一种看似虔诚的信仰，但这种信仰实际上是消极的，因为它削弱了他们对自己的信心。然而，这种内在的信念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30) 缺乏对自己的信念在许多方面等同于一种不体面（indignity）。事实上，对不良行为感到羞耻——这种不体面的感觉——以及对良好行为感到骄傲——这种尊严的感觉——对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参照。然而，无论是什么力量把我们推向其中的一端，人类如果想让自己的生命具有真正的意义，就必须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顺便说一句，我们不应该把谦逊（humility）和屈辱（humiliation）混为一谈。谦逊是必要的，但屈辱应当避免。

(31) 谦逊与对自己的信念并不是对立的情感——它们是相互补充的。谦逊同样重要，因为它能够抑制虚荣。缺乏谦逊会使我们陷入病态的虚荣和负面自我。如果没有谦

逊，我们会停留在自我之中而不再进步，因为我们不再看到更伟大的真理，也不再看到他人。

(32) 真正的谦逊来自于认识到：在更伟大的真理面前，我们是渺小的。这种认识使我们在整体之中更加平衡，并防止我们崇拜自己。毕竟，总会有人比我们更优秀，我们必须准备好向更高的真理（上帝）顺从与服从，而这种真理可能通过任何人来显现它的优越性。

(33) 我们应该拥有的骄傲是一种谦逊的骄傲——一种不占有自己优点的骄傲，因为一旦占有，我们会变得虚荣。真正的骄傲是一种喜悦：为拥有美好的事物而感到高兴，但又不让它使我们变得具有伤害性。

(34) 这些问题看起来或许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们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心理战斗，关系到我们的平衡，而这些战斗都发生在意义的领域之中。

(35) 在我们的内在沟通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反馈（feedback）。事实上，反馈在任何形式的沟通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36) 例如，一个音乐家在演出前会测试演出场地的反馈系统。这个步骤非常重要，因为音符的音高不能被改变，否则整个演出就会崩溃。各种声音之间必须保持精确的比例关系。由于环境条件不断变化，乐器在乐团演奏前总是需要由音乐家进行调音和测试，以检查声音如何被接收、是否被理解。语言中的词义也是如此，我们同样需要反馈来确认其意义和理解是否准确。

(37) 我们需要不断得出结论，而反馈正是这一过程的关键。因此，我们会测试自己的话语，以检查其中是否存在错误或成功之处。如果我们说出一个词，而听者却无法理解，那么我们的推理就很难完成。这也是为什么人类的进化是集体性的，即使拯救是个人的。我们需要他人来帮助我们验证自己的理解。

(38) 理解本身也是一种需求，它甚至可以驱使我们耗尽所有资源去满足它。因此，在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建构过程中，理解成为最主要的破坏目标之一。我们必须相互理解，才能让别人理解我们。

(39) 因此，我们应该始终努力去寻找对事实尽可能深刻的理解，这样在下一阶段时才不会失去这种理解。我们的进化与语言的进化以及阅读现实的能力直接相关。使用积极而精确的词语是一种能够简化这段旅程并点亮我们心灵的行为。

(40) 词语具有力量！但不要忘记，它们最大的力量其实是作用于说话者自身。正因为如此，对正确词语和正确理解的追寻必须是永无止境的。



——电动汽车至今仍未真正普及，而电池问题也依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这一切都表明，我们仍然处在同一个历史阶段之中。¹²¹

电动汽车令美国参议员印象深刻

4 - Cad. do Automóveis - Jornal do Brasil, sábado, 20-5-67

Carros elétricos impressionam Senadores americanos

Para o espectador casual, parecia um sortimento estranho de automóveis, caminhões, abertos e fechados, e motocicletas. Os mais informados, porém, sabiam tratar-se da primeira exposição de veículos elétricos da História. Mas para os Senadores Warren Magnuson (democrata, de Washington) e Edmund Muskie (democrata, de Maine) foi uma tentativa séria de investigar as condições da indústria de carros elétricos e determinar qual o papel do Governo federal na aceleração de sua tecnologia.

Tudo isso aconteceu na abertura de uma investigação, no Senado, sobre veículos elétricos, estimulada pela campanha contra a poluição do ar. A Comissão de Comércio, presidida pelo Senador Magnuson, e a subcomissão de Muskie,

sobre controle da poluição, estão estudando dois projetos de lei que determinam uma verba de 15,5 milhões de dólares para subsídio e coordenação da pesquisa sobre carros elétricos. Cerca de 10,5 milhões irão para o Departamento de Transporte e cinco milhões para o Departamento de Saúde, Educação e Bem-Estar.

POTENCIAL

Pouco antes da investigação, a Comissão Federal de Energia calculou que as vendas anuais de veículos elétricos poderão atingir de 1,5 a dois milhões de dólares em 1980, e de três a quatro milhões, em 1985. No momento, segundo o relatório da Comissão Federal de Energia, há um mercado em potencial para 20 milhões de carros elétricos.

Isso e mais a atmosfera carregada de publicidade atraíram fabricantes de baterias, grupos de aparelhos elétricos e fabricantes de motores elétricos a somarem seus esforços em favor dos veículos elétricos, com Detroit ou independentemente.

A ajuda do Governo federal é, entretanto, questão aberta. Afirma Alan S. Boyd, Secretário de Transporte: "Ainda não estou preparado para definir o papel do Governo federal no desenvolvimento do carro elétrico. No momento não deve assumir o encargo de financiar o desenvolvimento de veículos elétricos, pois a indústria automobilística tem responsabilidade inicial na pesquisa."

Muskie, entretanto, pôe dúvidas quanto a estar a indústria automobilística agindo "com urgência suficiente" na

questão dos veículos com propulsão elétrica.

PRIMEIROS PASSOS

Dean Coston, Subsecretário de Saúde, Educação e Bem-Estar, não acredita na necessidade de financiamento imediato por parte do Governo federal mas revelou que seu departamento vai assinar com Artur D. Little, um contrato de 75 000 dólares e um outro de 45 000 dólares com o Ba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para estudo de veículos elétricos e não-elétricos, como solução para o problema da poluição do ar.

Pouco depois do financiamento federal, sérios problemas técnicos ainda precisam ser resolvidos, principalmente a criação de uma bateria de peso leve e alto poder, que possa ser facilmente recarregada.

Os dois principais contendores nesse ponto parecem ser a bateria de sódio e enxofre, da Ford, e a bateria de zinco-ar, tentada pela General Dynamics, nos laboratórios de Leeson Moos.

A exposição inclui um Renault equipado com baterias de prata-zinco, de fabricação da Yardney Electric Corp; outro Renault equipado com células de chumbo-zinco, da Electric Storage Battery Co; um Corvair de propulsão a bateria; um caminhão fechado construído pela General Motors e com propulsão a combustível e célula; e uma motocicleta com célula de combustível, construída pela Union Carbide. A célula de combustível, por ser mais complicada do que a bateria, não é considerada boa solução para veículos de uso diário.

Falcan em confronto com Lousane

联合国解散其部队、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

纳赛尔宣布在阿联边境设立对以色列的军事区

以色列称若遭阿拉伯国家攻击将引发世界大战

8 - 1ª Cad. Jornal do Brasil, sábado, 20-5-67

Forças em confronto no Levante

Londres (APF-24) — O Exército israelense, que desde o fim da guerra de 1948 mantém o controle de 200 mil soldados em 200 mil km² de território, anunciou hoje que se prepara para uma possível invasão de Israel por parte dos Estados árabes. O Exército israelense, que desde o fim da guerra de 1948 mantém o controle de 200 mil soldados em 200 mil km² de território, anunciou hoje que se prepara para uma possível invasão de Israel por parte dos Estados árabes.

ONU dissolve sua força e tensão entre árabes e judeus se agrava

Nasser declara zona militar fronteira da RAU com Israel

Nasser declara zona militar fronteira da RAU com Israel. O Exército israelense, que desde o fim da guerra de 1948 mantém o controle de 200 mil soldados em 200 mil km² de território, anunciou hoje que se prepara para uma possível invasão de Israel por parte dos Estados árabes.

Israel prevê guerra mundial se for atacado pelos árabes

下面还有一则1971年1月5日《巴西日报 Jornal do Brasil》的新闻，宣布日本将再生产199种电动车型。

¹²¹ 参见：https://news.google.com/newspapers?nid=0qX8s2k1IRwC&dat=19920614&b_mode=2



在下一部分中，将展示一些报纸图片，其中包含关于“法蒂玛奇迹”（Miracle of Fátima）的当时报导。1917年，三位灵媒——露西亚（Lúcia，十岁）、弗朗西斯科（Francisco，九岁）和雅辛塔（Jacinta，七岁）——共同与一位自称来自天堂的女性进行交流。这位被灵媒们看见的女性自称是耶稣基督的母亲。三人之中，最年幼的两位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因看似自然的原因去世。年纪最大的露西亚则在不久之后的1921年被送入一所学校——维拉尔收容院（Asilo do Vilar），在那里过着隐居的生活，直到2005年去世。译文经过适度调整—原始图像的副本见葡萄牙语版本。



人们跪下,仰望天空

超自然的现象发生了,人们并没有因为恶劣的天气会削弱其杜撰与庄严而懈怠。

我看到,灰心并没有进入人们的心灵:信念依然存在;并在意外的挫折中磨炼;人——大多由农民组成——的神圣十分庄重;而那些被认为变异的愚昧的孩子们,也喧闹地跪下,虔诚并祈祷的人——以虔诚的虔诚,当“奇迹”的时刻临近——那个可见征兆出现的时刻——那个神秘而令人渴望的时刻,即天堂与大地相接触的刹那。

正当我以为自己已昏昏不醒比那缓慢移动却又平和的人野望令人震撼的景象时:他们聚拢一个伏卧的宿舍所那里,共同一种强烈的渴望所推动——在法蒂玛的荒原上,我又看见了什么真正奇异的景象....

在奇迹的时刻,雨停了。厚重的云层散开:太阳——发一枚雪白的银在天空——出因开天空的空白,并开始以一种狂喜而剧烈的方式运转。许多人认为那像是一种昆虫的舞蹈....

这是奇迹吗?正如人们所呼喊的那样?

还是一种自然现象?正如学者们所谈的。——阿塞利佐·德·阿尔梅达(Avelino de Almeida)



三位孩子,他讲述至圣圣子。
圣子时三孩。



人们跪下见证奇迹 (1916)
(Bendetti 摄影)